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 普適主義或文化特殊？中國對外行為探源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5-2410-H-343-001-  
執行期間：105年08月01日至106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計畫主持人：楊仕樂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級-專任助理：江彥賢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8 日

中文摘要：「中國崛起」是當今舉世矚目的時代主題。崛起的中國究竟會如何行事？是否會對武力使用自我克制？中國是否是獨特的，以致於無法以一般通用的理論來理解，而非得進入中國的歷史文化脈絡之中？一方面來說，中國的確是獨特的，中國是史上唯一一個反覆處於唯一超強地位的政治單元。強大的中國穩固地居於權力位階的頂端，允許了一種不同於多強並列而彼此競爭的對外行為模式，與今天美國霸權及其所標榜的「軟權力」其實是異曲同工。易言之，中國並非是獨特的，獨特的只是中國所處在的情境，當其他政治單元也處在這樣類似的情境中，也會產生類似的表現。中國的獨特性，其實是另一種通則的典型。然而，若依循此一邏輯，中國的強大與「軟權力」的施展應有高度的相關，中國強大時光的對外行為模式，也應該要有高度的一致性，但仔細檢視中國各朝代之間的差異，卻會發現實情並非是如此。這於是將研究的焦點導向中國不同朝代的文化特殊性。本研究嘗試比較唐朝、元朝、與清朝對外行為模式的異同，並集中以清朝為案例，探查特定文化對中國對外行為的影響。

中文關鍵詞：霸權、軟權力、武力使用、唐朝、元朝、清朝

英文摘要：The “rise of China” is the major theme of this era. How exactly will China behave after its rise? Will China itself restraint its use of force? Is China so unique that it can not be explained by general theories? Do we have no choice but entering into China’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n the one hand, China is indeed unique because China is the only superpower recurrently rebuild its hegemony. A powerful China standing firmly at the top of the power hierarchy allows a different pattern of behavior from those Western great powers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in a multipolar world. This pattern is exactly the “soft power” proclaimed by the US today. In another word, what is unique is not China but China’s position. When other political unit has a similar position, it will behave similarly. China’s uniqueness is in fact another generalization. However, if this is the truth, the strength of China and China’s adoption of “soft power” should have a high degree of correlation, which is not the case. Thus, cultural specificity of different Chinese dynasties becomes the focu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behavioral patterns of the three strongest Chinese dynasties, Tang, Yuan, and Qing, and conduct in depth case study of Qing Dynasty to verify the influence of specific culture on China’s foreign behavior.

英文關鍵詞：Hegemon, Soft Power, Use of Force, Tang Dynasty, Yuan Dynasty, Qing Dynasty

## 普適主義或文化特殊？中國對外行爲探源

### 提要

「中國崛起」是當今舉世矚目的時代主題。崛起的中國究竟會如何行事？是否會對武力使用自我克制？中國是否是獨特的，以致於無法以一般通用的理論來理解，而非得進入中國的歷史文化脈絡之中？一方面來說，中國的確是獨特的，中國是史上唯一一個反覆處於唯一超強地位的政治單元。強大的中國穩固地居於權力位階的頂端，允許了一種不同於多強並列而彼此競爭的對外行爲模式，與今天美國霸權及其所標榜的「軟權力」其實是異曲同工。易言之，中國並非是獨特的，獨特的只是中國所處在的情境，當其他政治單元也處在這樣類似的情境中，也會產生類似的表現。中國的獨特性，其實是另一種通則的典型。然而，若依循此一邏輯，中國的強大與「軟權力」的施展應有高度的相關，中國強大時光的對外行爲模式，也應該要有高度的一致性，但事實上是否真是如此呢？本研究嘗試比較唐朝、元朝、與清朝對外行爲模式的異同，並集中以清朝爲案例，探查特定文化對中國對外行爲的影響。

關鍵詞：霸權、軟權力、武力使用、唐朝、元朝、清朝

### Universality or Cultural Specificit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ang, Yuan, and Qing

#### Abstract

The “rise of China” is the major theme of this era. How exactly will China behave after its rise? Will China itself restraint its use of force? Is China so unique that it can not be explained by general theories? Do we have no choice but entering into China’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n the one hand, China is indeed unique because China is the only superpower recurrently rebuild its hegemony. A powerful China standing firmly at the top of the power hierarchy allows a different pattern of behavior from those Western great powers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in a multipolar world. This pattern is exactly the “soft power” proclaimed by the US today. In another word, what is unique is not China but China’s position. When other political unit has a similar position, it will behave similarly. China’s uniqueness is in fact another generalization. However, if this is the truth, the strength of China and China’s adoption of “soft power” should have a high degree of correlation. Is this really the case? This article thus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behavioral patterns of the three strongest Chinese dynasties, Tang, Yuan, and Qing, and conduct in depth case study of Qing Dynasty to verify the influence of specific culture on China’s foreign behavior.

Keywords: Hegemon, Soft Power, Use of Force, Tang Dynasty, Yuan Dynasty, Qing Dynasty

## 壹、緒論

「中國崛起」無疑是當代最爲世人所關切的議題之一，崛起後的中國對外究竟會如何行事？是奉行國際間強者就可爲所欲爲，弱者只能忍受的叢林法則？抑或是中國有著不同於西方「霸道」的「王道」，而會在使用武力時自我克制？對此，尋求通則化普遍適用的當代科學式國際關係理論，就可以告訴我們答案嗎？或者是，我們非得進入中國的歷史文化脈絡之中，才能回答這個問題？中國是否真是獨特的，以致於非得一個獨特的文化角度才能理解呢？

從客觀物質的角度來看，中國當然不是獨特的。就像火不會到了中國就不燃燒，牛頓的運動定律也不會因爲牛頓是英國人，就無法解釋物體在中國的運動，畢竟中國還是在這同一個宇宙的物質世界，分子還是分子、原子還是原子。中國的對外行爲有其物質上的效果，這是客觀真實存在的，不會因主觀意識而改變。那麼，中國就竟是否是獨特的呢？答案就得先從中國所在的物質環境著手，而中國從此來看倒也真是獨特的：霸權（hegemon），比起西方只在上古時代有波斯、亞歷山大、羅馬等大帝國的雄踞（現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所談的霸權實例，大多是指近五百年的海上霸權），近代以來的歐洲都是多強並存的局面，<sup>1</sup>中國卻是反覆成爲東方唯一一個超強的大帝國。強大的中國穩固地居於權力位階的頂端，允許了一種不同於多強並列而彼此競爭的對外行爲模式。因爲強大，霸權可以有自我克制的空間；因爲強大，霸權可以不必與其他弱小政治單元斤斤計較。這種對外行爲模式以中國文化特殊的用語表達就是「王道」，這是儒家思想的道德觀，反對窮兵黷武，標榜以「德」服人而不以「力」服人，正所謂「心悅誠服」、「近悅遠來」，但這說來與今天美國所談的制度價值吸引力導致自願的服從，也就是所謂的「軟權力」（Soft Power），其實是異曲同工。<sup>2</sup>易言之，中國並非是獨特的，獨特的只是中國所在的情境，當其他政治單元也處在這樣類似的情境中，也會產生類似的表現。所謂中國的獨特性，其實是另一種通則的典型。

然而，若依循此一邏輯，中國的強大與「軟權力」的施展應有高度的相關，中國強大時光有關使用武力的對外行爲模式，應該要有高度的一致性才對，但是否真是如此呢？以強大的程度來論，唐朝、元朝、清朝是中國強大的頂點，但這三個朝代的對外行爲模式似乎有相當大的差異。清朝可能是最「王道」的，唐朝相對來說似乎較「霸道」一些，元朝看來則像是最「霸道」的。這似乎也正與這三個朝代在文化上的差異有所關連：唐朝、元朝、清朝皇室血統上都不是漢人，但這些本來是外族所建立的政權，卻在不同的程度上引進、接受了漢人的文化。

---

<sup>1</sup> Jack S. Levy,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Robert S. Ross and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0-25.

<sup>2</sup> 楊仕樂，「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尋找理念的物質基礎」，*東亞研究*，37卷1期（2006年1月），頁197-230。

中國作為一個文化主體的概念，的確是有其連續性但更有其斷裂性，各朝各代之間有文化的傳承但更有明顯差異。<sup>3</sup>就算物質效果是客觀真實的存在，其最終的效果也是壓倒性的，但在這最終效果發生以前，主觀理念似乎仍有作用空間。就算是霸權就該施展「軟權力」，文化仍影響霸權能否平順地接受這「軟權力」的邏輯。究竟，唐、元、清三朝在文化上的差異，是否也就反映在他們對行為模式上的差別？

本研究有著學理探討上與政策應用上的重要性。在學理上，國際關係的研究歷來有強烈的西方中心傾向，無論概念的淵源、案例的取材、解釋的適用，大多是以西方（尤其是近五百年以來的西方）為範疇。本研究嘗試將更多的中國歷史素材納入國際關係的研究中，不僅是在填補此一空缺，也可產生跨學科整合與比較參照的效果。在政策上，本研究的成果也有助於應對中國的崛起。從文化特殊的角度來看，如果中國的行為並不只是客觀物質的決定，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主觀理念的選擇，那麼中國崛起為霸權後會怎麼行事就不是註定的，而很可能取決於我們怎麼對待他：對抗的政策促使中國走向激進與蠻橫；和解的政策則可誘導中國走向溫和與合作。

## 貳、文獻探討

### 一、霸權會怎麼做？攻勢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軟權力

從物質的角度來看，中國若有何獨特性，就是反覆成為霸權。霸權究竟怎麼行事才最有利呢？這在邏輯上有三種競爭的說法。

第一種推論是國際關係中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的邏輯。此一觀點認為，在國際間無政府狀態下，政治單元為了確保生存，必須設法盡可能變得更強大，這也是為何政治單元會希望成為霸權，即使在成為霸權之後，權力還是多多益善，物質資源沒有「夠多」只有「更多」。<sup>4</sup>不過，儘管這麼說，霸權在持續擴張時，必定會受到科技與地理等客觀因素的限制。在當今太空科技之下，霸權不可能妄想征服太陽系其他星體；地球上的海陸分佈、地形地物、氣候，再加上交通運輸科技的限制，也使征服全世界根本不可能。因此，霸權的征服只能達到所謂「成本大於收益」的臨界點。<sup>5</sup>只是，這所謂「成本大於收益」的界線究竟何在？往往得試過才知道，因此在攻勢現實主義的邏輯之下，霸權的行為推論應該是這樣的：霸權會嘗試盡可能擴張，只有擴張碰到阻礙與挫折，證實其擴張已達界限時，才會停止。

---

<sup>3</sup> 錢穆，*國史大綱 上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95），頁 32-35，73-112，120-127，211-225，234-236，296-310，365-371；錢穆，*國史大綱 下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95），頁 523-556，631-662，665-680，681-703，683-845；盧建榮，林麗月編著，*中國文化史*（台北：五南出版社，2002），頁 41-70；王仲孚等著，*中國文化史*（台北：五南出版社，1997），頁 15-26，56-59，105-115；蒲慕州，熊秉真編著，*中國文化史*（台北：東華書局，1997），頁 15-20，51-55，97-100，115-116，125-127，125-152。

<sup>4</sup>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sup>5</sup>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第二種推論是國際關係中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的邏輯。此一觀點也認為，在國際間無政府狀態下，政治單元必須設法確保生存，但盡可能變得更強大並非總是最好的方法。太過弱小固然引誘他人進犯，但太過強大也會引起他人聯手圍剿，權力並不是多多益善，物質資源是足夠就好，確保生存的辦法其實是維持權力平衡，任誰都不特別強大而可彼此制衡。<sup>6</sup>當然，在守勢現實主義的觀點之下，政治單元恐怕就不會尋求成為霸權了，因為在這條路上可能還沒達到終點，就已經先敗於他人的聯手抵制。不過，守勢現實主義並不認為政治單元就完全不會擴張，在擴張仍是「收益大於成本」時擴張並無不可，<sup>7</sup>如果還真的那麼幸運能擴張成為霸權，也還是好事一樁，該見好就收。於是乎，在守勢現實主義的邏輯下，論霸權該有的行為應是這樣的：霸權不會盡可能嘗試擴張，不會非得要碰到挫折與阻礙才知道擴張已達界限，而是自行在這個界限上停止。

對於以上兩種邏輯，從攻勢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自然會認為守勢現實主義所謂的「足夠」、「達到界限就好」的想法是一廂情願。<sup>8</sup>今天「足夠」不代表明天也「足夠」，何況擴張的界限何在若不「試試看」又怎麼知道？只是，如果依循這個邏輯繼續推演，擴張一次受挫到底是已達界限？還是努力不夠、運氣欠佳？不再「試試看」又怎麼知道？結果，霸權就一直這樣不斷嘗試，一再受挫之後才能認清擴張已達界限，但也已損兵折將、虛耗元氣，並不是對物質環境的正確反應。其實，從距離、地形、氣候、科技等等因素，霸權就大概可推知擴張界限所在，何必非得要碰得頭破血流才肯承認事實呢？

一旦接受了守勢現實主義的邏輯，就可以導出第三種推論，「軟權力」，是守勢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liberalism）綜合體。<sup>9</sup>軟權力的觀點大致上接近守勢現實主義「足夠就好」的邏輯，霸權不必像攻勢現實主義「多多益善」的邏輯那樣，已經成為霸權還汲汲營營於擴張，非要碰上阻礙挫折才知道界限已到、才肯罷休。但是，軟權力的觀點又還是與守勢現實主義不同：霸權不僅不會去嘗試「成本大於收益」的界限究竟何在，甚至還不會擴張到的此一界限，而是自我克制特意少一些些。畢竟，對於霸權來說，達到極限的 100%或 95%其實沒有多少差別，霸權不會因為少了這一些些權力就變得無法生存，也不會因為多了這一些些權力就更能生存。反倒是這一些些對霸權來說無關緊要的權力，對於比霸權弱小得多的政治單原來說卻是攸關生死，霸權若願意主動讓出這些許的權力，就能產生「軟權力」讓自己顯得更和藹更好親近，讓弱小政治單元可以安心而願意接受霸權的

---

<sup>6</sup>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Kenneth N. Waltz,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in Robert I. Rotberg and Theodore K. 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0.

<sup>7</sup> Sean M. Lynn-Jones, "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Fall 1998), pp. 175-176.

<sup>8</sup>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Summer 1992), pp. 191-196.

<sup>9</sup> 詳見：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宰制，而不會一有機會就想反抗，<sup>10</sup>如此霸權就可以維持更久。

如果「軟權力」的邏輯是霸權的最佳選擇，那在文化特殊的用語裡，所謂中國獨特的「王道」文化，其實就是這「軟權力」的邏輯，而這也呈現在中國具有霸權地位時的對外行為之上。<sup>11</sup>既有以清朝鼎盛乾隆年間七次對外戰爭（兩度對準噶爾、對回部、對緬甸、對安南、兩度對廓爾喀）案例的研究就發現，儘管證據不是全面，但清朝的決策過程，確實反映了「軟權力」的邏輯：儘管清朝此時是如此的強大，但在他力量的限度之內，清朝並未盡可能地擴張挑戰極限，既不是在碰到挫折之後才收手，也不是順勢停在擴張的極限上，而是自我克制低於擴張的極限。清朝這種模式所反映出來的文化還有其延續性，使得清朝開始衰弱之後，也有呈現出這樣的行為模式，<sup>12</sup>甚至在種程度上也在呈現在後來民國時期的對外行為上。<sup>13</sup>

中國這樣的行為模式並不特別。正如同「軟權力」一詞的出現，是對當今美國這唯一超強的描繪、建議、與提醒，美國在國力最鼎盛之時，也沒有征服加拿大、墨西哥、中南美、與加勒比海的小國，美國在使用武力時也是自我克制。易言之，中國此一行為模式所反映的，與其說是中國獨特的文化，不如說是中國所享有的唯一超強地位，其他的政治單元如果也處在這類似的物質情境，也會產生相似的行為表現。所謂中國的獨特性，正是另一種通則的典型。

## 二、通則走向特例

從美國與清朝的類比中得出霸權需要「軟權力」的論點，似乎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普適主義答案，而既有針對清朝的研究，也只是探查清朝是否對武力使用有自我克制而展現出「軟權力」，並未探查這樣的行為是否就是受到文化的影響。<sup>14</sup>似乎，清朝的霸權地位就自然而然促使他行「王道」。不過，進一步來看疑點就浮現了：清朝之外，也有霸權地位的唐朝、元朝作法似乎並不相同。如同前文所述，霸權自我克制彰顯「軟權力」的行為模式所反映出來的文化，可有其延續性；

---

<sup>10</sup> 例如朝鮮對明朝，可參閱：楊仕樂，「東亞朝貢體系的實證檢驗：朝鮮的案例研究 1618-1637」，**問題與研究**，第 56 卷第 1 期（2017 年 3 月），頁 53-79；楊仕樂，「中國文化與中國對外行為：『興滅繼絕』理念與朝鮮『壬辰倭亂』」，**政治科學論叢**，第 70 期（2016 年 12 月），頁 159-196。

<sup>11</sup> 因為得有這霸權地位的前提，既有以儒家思想最鼎盛但不甚強大的宋朝、明朝為例的研究不免會發現，中國「王道」文化並不反映在對外關係上，而只是個紙面上不可行的理想主義。可參閱：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e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16-268; 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sup>12</sup> 楊仕樂，「物質基礎、理念慣性：中國『王道』戰略文化的實證檢驗 1838~1842」，**中國大陸研究**，54 卷 4 期（2011 年 12 月），頁 10-11；Shih-yueh Yang, *Benevolent Strategic Culture and Chines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1745-1860* (Saarbrücken: Golden Ligh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7).

<sup>13</sup> 楊仕樂，「中國『王道』戰略文化的實證檢驗：國民政府戰後對日『以德報怨』政策的案例研究」，**政治學報**，第 59 期（2015 年 6 月），頁 29-53。

<sup>14</sup> Shih-yueh Yang, *Benevolent Strategic Culture and Chines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1745-1860*, pp. 20-21.

既然是這樣，成爲霸權之前汲汲營營於權力擴張的行模式所反映出來的文化，也可有其延續性。易言之，就算物質效果是客觀真實的存在，其最終的效果也是壓倒性的，較長期、宏觀的角度下普適主義是可以存在，但在這最終效果發生以前，主觀理念應仍有作用的空間，較短期、微觀的角度仍得考慮文化的特殊性。就算霸權就該施展「軟權力」，文化仍影響霸權能否平順地接受這「軟權力」的邏輯。於此，中國作爲一個文化的主體，雖有連續性但更有斷裂性，各朝各代之間文化雖有所沿襲，但也有顯著的差異。唐朝、元朝並不像清朝那樣採納儒家思想，在文化上有所差異，這是否也反映在這三個朝代的對外行上？

關於唐朝，西元 630 年唐太宗擊敗東突厥後獲得「天可汗」稱號，可謂是唐朝霸權地位的確立，但此後唐朝仍揮軍攻打遼東與朝鮮半島，並於西元 660 與 668 年先後消滅百濟與高句麗。另外，唐朝也向西持續擴張。面對東突厥的殘存勢力，唐朝於西元 650、680、694、720 年數度出兵，<sup>15</sup>並在西元 639 年攻打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地區），641 年對西突厥及鐵勒諸部（今貝加爾湖一帶）用兵，<sup>16</sup>644 年打敗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縣一帶），647 年攻打龜茲（今庫車一帶）、天竺（今印度），並於西元 657 年消滅西突厥、670 年攻打吐谷渾（今青海），747 年攻打吐蕃（今西藏），<sup>17</sup>直到西元 751 年在怛羅斯（約在今哈薩克塔境內，哈薩克與吉爾吉斯邊界上）一役才受挫。<sup>18</sup>這些挑戰霸權擴張極限的攻勢現實主義作法，不符「軟權力」的邏輯。但這又不是說，唐朝的對外行爲就毫無「軟權力」的成分，唐朝也廣泛透過「會盟」、「和親」等手法來籠絡外邦，而不是全然是武力脅迫與征服。<sup>19</sup>同時，唐朝也比較能夠「兼容並蓄」，用相對來說較平等的態度對待外邦，而不是像儒家思想那樣強調中國相對於四方「蠻夷」的優越與尊貴。<sup>20</sup>易言之，唐朝或有另一種不同於儒家式「王道」的軟權力，而這似乎也正是因爲唐朝在文化上的不同：唐朝政治思想並不只有儒家成分，唐朝的皇室其實也非漢族而算是胡人，因而有些胡風的豪邁。<sup>21</sup>不過，如此對唐朝的概略瀏覽是否就

<sup>15</sup> 詳見：王壽南，**隋唐史**（台北：三民書局，1994），頁 181-184。

<sup>16</sup> 詳見：王壽南，**隋唐史**，頁 185，187-188。

<sup>17</sup> 詳見：王壽南，**隋唐史**，頁 190-197。

<sup>18</sup> 詳見：王壽南，**隋唐史**，頁 177-216；王小甫，**隋唐五代史**（台北：三民書局，2008），頁 315-356；傅樂成，**隋唐五代史**（台北：長橋出版社，1979），頁 69-85。

<sup>19</sup> 可詳見：林冠群，「唐朝對外關係述要：以中國天下秩序爲論述中心」，**中國再起：一個歷史與國關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2015 年 11 月 20 日），頁 111-117；張登及，「唐朝對外關係：中國是獨特的嗎？」，**中國再起：一個歷史與國關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2015 年 11 月 20 日），頁 5-7；張登及，「天下秩序下的國際關係：唐與吐蕃和親、會盟案例的意義初探」，**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八屆學術研討會「新面貌或是舊故事？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重組下的國際格局」**，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2015 年 10 月 24 日）。

<sup>20</sup> 唐太宗曾分析自己的優點道：「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見：司馬光著，李宗侗等註，**資治通鑑今註** 十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 117。關於唐朝這種兼容並蓄的態度，可詳見：王小甫，**隋唐五代史**（台北：三民書局，2008），頁 356-357；傅樂成，**隋唐五代史**（台北：長橋出版社，1979），頁 85-86。

<sup>21</sup> 詳見：盧建榮，林麗月編著，**中國文化史**，頁 87；傅樂成，**隋唐五代史**，頁 85-86。

是唐朝對外使用武力的實況？迄今的研究往往專注於個案而無整體的分析。<sup>22</sup>

元朝的對外行為模式，似乎又與唐朝很不同。元朝源自蒙古，其霸權地位在 1271 年建立之時就已經確立，<sup>23</sup>但元朝仍於 1274、1281 年兩度攻打日本失敗，1282、1283、1287 年三度攻打越南不得要領，1288、1301 年派兵降服緬甸、1292 年攻打爪哇失利，<sup>24</sup>這些一再挑戰霸權擴張極限的攻勢現實主義作法，看來是比起唐朝還要更不符「軟權力」的邏輯。這似乎正是蒙古在興起階段中習性的延續，蒙古在西征時即以殘暴的屠殺手段對付對手，而其擴張範圍之大、距離之遠，也正是在挑戰霸權擴張的極限，<sup>25</sup>典型是攻勢現實主義作法。而這樣習性的延續，似乎也正是因為元朝在文化上的特殊性。儘管會有「元」朝之名就是取自《周易》中「大哉乾元」一語，元朝也在各種制度上仿效漢人所建立的朝代，<sup>26</sup>但元朝畢竟可說是「漢化」程度最低的中國朝代，以致於是否能算是中國朝代都引起爭議。<sup>27</sup>不過，元朝是否就是因此才沒能順應物質條件的趨勢，遵循「軟權力」的邏輯用「王道」來處理對外關係？還是說元朝並非就如這一般的印象那樣好戰？於此既有的研究相當有限，甚至連事件經過概要的相關研究都很稀少。<sup>28</sup>

### 參、三朝行為模式分析

從以上既有的研究看來，光是唐、元、清三朝對為行為模式究竟有多少差異，

---

<sup>22</sup> 例如：裴婷婷，何立慧，「吐蕃、唐朝和戰交往及對唐朝的影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7 年 01 期（2007 年 7 月），頁 27-35；楊永福，黃梅，「論南詔與唐朝關係的動因及其他」，**曲靖師範學院學報**，2006 年 05 期（2006 年 7 月），頁 70-75。王文光，李宇舟，「唐朝後期南詔國與唐朝的關係」，**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5 年 04 期（2015 年 4 月），頁 11-15；何錫光，「唐代西南邊『西山八國』同唐朝的關係」，**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0 年 04 期（2010 年 7 月），頁 70-76；馬勇，「論唐憲宗、穆宗時期的唐蕃關係」，**雲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 年 03 期（2009 年 7 月）頁 105-109；周德鈞，「略論唐代治理西域的大戰略」，**湖北大學學報**，2011 年 01 期（2011 年 7 月）頁 103-107。

<sup>23</sup> 在 1206 年成吉思汗統一漠北各部族後，蒙古一面先在 1219 至 1220 年、1235 至 1242 年、1253 至 1259 年發動三次西征，橫掃中亞、西亞、俄羅斯與東歐，建立窩闊臺汗國、察合臺汗國、欽察汗國、伊兒汗國等四大汗國，同時也在 1227 年消滅了西夏、1234 征服了金朝，並在 1279 年最終消滅了南宋。不過，建立元朝的忽必烈是從蒙古大汗汗位爭奪戰中勝出，再加上推行了漢化政策，使得元朝並不受其他蒙古汗國承認，但忽必烈畢竟是汗位爭奪戰的勝利者，所建立元朝比起其他蒙古汗國也佔有最多的物質資源，這些汗國在忽必烈死後亦於 1303 年接受了元朝皇帝為蒙古大汗，故元朝建立時的霸權地位當屬無疑。從蒙古發跡到各汗國臣服元朝的歷程，可詳見：陶晉生，**中國近古史**（台北：東華書局，1979），頁 187-205；韓儒林主編，**元朝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126-170。

<sup>24</sup> 韓儒林主編，**元朝史（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786-768，793-794，795-797，800-803。

<sup>25</sup> 蒙古三次西征收兵，都是因為在其他戰場上的需要而在勝利中撤退，並不是自我克制的「軟權力」邏輯。可詳見：陶晉生，**中國近古史**，頁 187-195，197-201；韓儒林主編，**元朝史（上）**，126-170。

<sup>26</sup> 詳見：蕭啓慶，「論元代蒙古人的漢化」，收於蕭啓慶，**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06），頁 217-263。

<sup>27</sup> 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9), pp. 162-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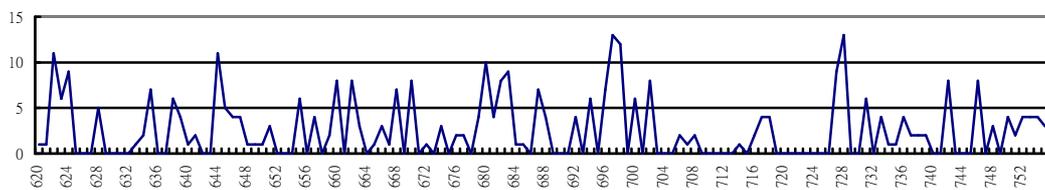
<sup>28</sup> 詳見：蕭啓慶，「近四十年來台灣元史研究的回顧」，收於蕭啓慶，**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06），頁 405-441；蕭啓慶，「近四十年來大陸元史研究的回顧」，**蒙元史新研**，頁 443-510。



641				◆						2
644						◆		◆◆		11
645		◆						◆		5
646								◆		4
647								◆		4
648		◆								1
649								◆		4
650		◆								1
651		◆◆◆								3
655						◆◆				6
657								◆		4
659				◆						2
660								◆◆		8
662								◆	◆	8
663		◆		◆		◆◆				3
665		◆								1
666						◆				3
667		◆								1
668						◆		◆		7
670		◆				◆			◆	8
672		◆								1
674						◆				3
676		◆◆								2
677		◆◆								2
679									◆	4
680		◆◆◆	◆			◆◆				10
681								◆		4
682		◆◆			◆			◆		8
683		◆◆			◆◆	◆				9
684		◆								1
685		◆								1
687		◆◆◆							◆	7
688									◆	4
692								◆		4
694		◆◆◆				◆				6
696			◆		◆◆◆				◆	11
697		◆							◆◆◆	13

698		◆			◆◆	◆		◆		12
700		◆		◆		◆				6
702		◆◆◆◆◆				◆				8
706					◆					2
707		◆								1
708					◆					2
714		◆								1
716				◆						2
717								◆		4
718								◆		4
727		◆			◆◆			◆		9
728				◆		◆		◆◆		13
731					◆			◆		6
733								◆		4
734		◆								1
735		◆								1
736								◆	◆	8
737				◆						2
738				◆				◆		6
739				◆						2
742								◆◆		8
746								◆	◆	8
748						◆				3
750								◆		4
751					◆					2
752					◆				◆	6
753		◆				◆				4
754									◆	4
755						◆				3
總數	0	63	2	12	20	21	0	32	14	164
比例	0%	38.4%	1.2%	7.3%	12.1%	12.8%	0%	19.5%	8.5%	

資料來源：附錄一



圖一 唐朝對外使用武力情形折線圖

資料來源：附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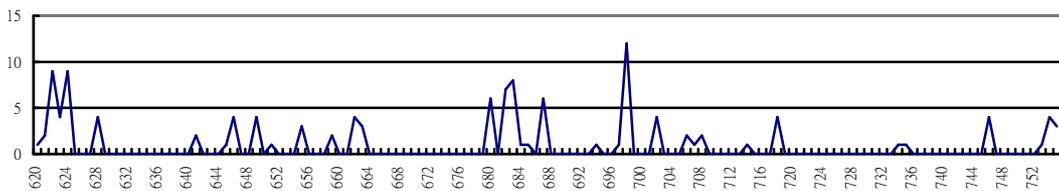
接著，表一與圖一的資料又可進一步按照地區與對手拆成個別的圖表。下表二與圖二呈現的是唐朝對突厥（包括東突厥、西突厥、後突厥）使用武力的情形。突厥是唐朝最主要交戰對象，在 164 次有關使用武力的情形中佔 64 次，從中也發現唐朝對突厥有更高程度的自我克制，在這 64 次中，遭受攻擊後才還擊者（1a、1b、2a、2b）有 47 次，期就只是還擊而未升高（1a、1b）的有 33 次，比例是 51.6%，高於平均值的 40.0%，且即使在 630 年之後依然如此，並未因為對突厥取得大勝就對突厥更加暴力。

表二 唐朝對突厥使用武力情形

年份	0 級	1 級		2 級		3 級		4 級		總計
		1a	1b	2a	2b	3a	3b	4a	4b	
620		◆								1
621					◆					2
622		◆◆◆◆◆			◆◆					9
623		◆◆		◆						4
624		◆						◆	◆	9
641				◆						2
645		◆								1
646								◆		4
649								◆		4
651		◆								1
655						◆				3
659				◆						2
662								◆		4
663		◆		◆						3
680		◆◆◆				◆				6
681								◆		4
682		◆			◆			◆		7
683		◆			◆◆	◆				8
684		◆								1
685		◆								1
687		◆◆							◆	6
694		◆								1
697		◆								1
698		◆			◆◆	◆		◆		12

702		◆◆◆◆								4
706					◆					2
707		◆								1
708					◆					2
714		◆								1
718								◆		4
734		◆								1
735		◆								1
746								◆		4
753		◆								1
754									◆	4
755						◆				3
總數	0	33	0	4	10	5	0	9	3	64
比例	0	51.6%	0%	6.3%	15.6%	7.8%	0%	14.1%	4.7%	

資料來源：附錄一



圖二 唐朝對突厥使用武力情形折線圖

資料來源：附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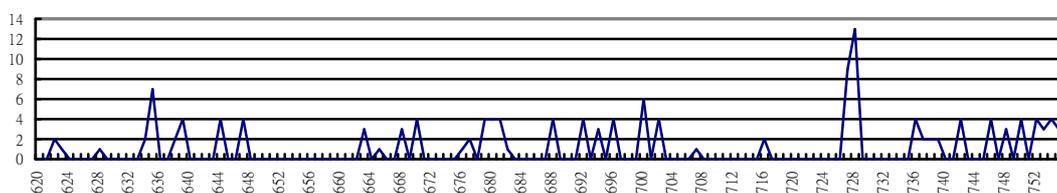
下表三與圖三則呈現唐朝對西域各國使用武力的情形。對於這些相對較弱小的對手，唐朝表現得明顯較暴力，主動出擊的比例為 48.3%，高於平均值的 40.9%。

表三 唐朝對西域各國使用武力情形

年份	0 級	1 級		2 級		3 級		4 級		總計
		1a	1b	2a	2b	3a	3b	4a	4b	
622		◆◆								2
623		◆								6
628		◆								1
634				◆						2
635						◆		◆		7
638				◆						2
639								◆		4

644								◆		4
647								◆		4
663		◆		◆						3
665		◆								1
668						◆				3
670		◆				◆				4
676		◆								1
677		◆◆								2
679									◆	4
680			◆			◆				4
681								◆		4
682		◆								1
688									◆	4
692								◆		4
694						◆				3
696					◆◆					4
700		◆		◆		◆				6
702		◆				◆				4
706					◆					2
707		◆								1
716				◆						2
727		◆			◆◆			◆		9
728				◆		◆		◆◆		13
736								◆		4
737				◆						2
738				◆						2
739				◆						2
742								◆		4
746									◆	4
748						◆				3
750								◆		4
752									◆	4
753						◆				3
754									◆	4
755						◆				3
總數	0	15	1	9	5	11	0	12	5	58
比例	0%	25.9%	1.7%	15.5%	8.6%	19.0%	0%	20.7%	8.6%	

資料來源：附錄一



圖三 唐朝對西域各國使用武力情形折線圖

資料來源：附錄一

下表四與圖四則呈現唐朝對朝鮮半島使用武力的情形。唐朝對朝鮮半島是最為暴力，主動出擊的比例高達 83.3%，遠高於平均值的 40.9%，但戰事只出現在 640 至 680 年這約 40 年間。

表四 唐朝對朝鮮半島使用武力情形

年份	0 級	1 級		2 級		3 級		4 級		總計
		1a	1b	2a	2b	3a	3b	4a	4b	
644						◆		◆		7
645								◆		4
655						◆				3
660								◆		4
662									◆	4
663				◆						2
666						◆				3
668								◆		4
670		◆								1
674						◆				3
679									◆	4
總數	0	1	0	1	0	4	0	4	2	12
比例	0%	8.3%	0%	8.3%	0%	33.3%	0	33.3%	16.7%	

資料來源：附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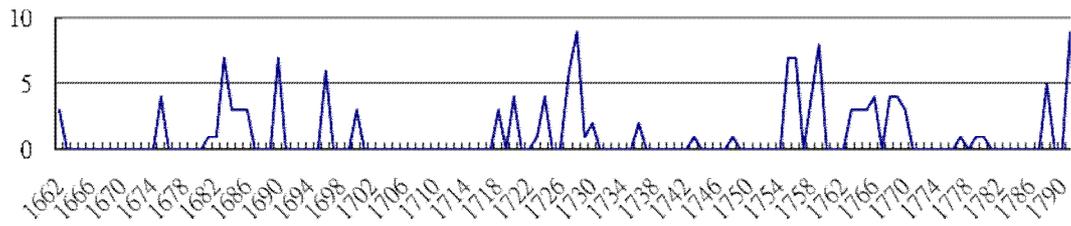






1683		◆				◆◆				7
1684						◆				3
1685						◆				3
1686						◆				3
1690						◆		◆		7
1696				◆				◆		6
1700		◆		◆						3
1718						◆				3
1720								◆		4
1723		◆								1
1724								◆		4
1727				◆				◆		6
1728				◆		◆			◆	9
1729		◆								1
1730		◆◆								2
1736				◆						2
1743	◆									0
1748	◆									0
1755		◆			◆			◆		7
1756						◆		◆		7
1758								◆		4
1759								◆◆		8
1763						◆				3
1764	◆					◆				3
1765	◆			◆						2
1766									◆	4
1768									◆	4
1769								◆		4
1770						◆				3
1777	◆									0
1779	◆									0
1788		◆						◆		5
1791						◆		◆◆		11
總數	6	10	1	6	1	15	0	14	3	56
比例	10.7%	17.9%	1.8%	10.7%	1.8%	26.9%	0%	25.0%	5.3%	

資料來源：附錄三



圖七 清朝對外使用武力情形折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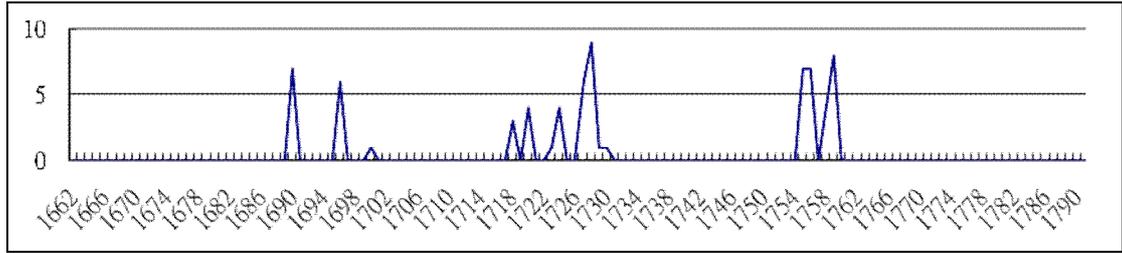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附錄三

接著，表七與圖七的資料又可進一步按照地區與對手拆成個別的圖表。下表八與圖八呈現的是清朝對準噶爾使用武力情形。準噶爾是清朝最主要的對手，佔所有使用武力情形約一半，而清朝對準噶爾也是最為暴力，主動出擊的比例是 62.5%，高於平均值的 57.1%，且所有 14 次大舉進攻的行動中有 10 次都是對準噶爾。

表八 清朝對準部使用武力情形

年份	0 級	1 級		2 級		3 級		4 級		總計
		1a	1b	2a	2b	3a	3b	4a	4b	
1690						◆		◆		7
1696				◆				◆		6
1700		◆								1
1718						◆				3
1720								◆		4
1723		◆								1
1724								◆		4
1727				◆				◆		6
1728				◆		◆			◆	9
1729		◆								1
1730		◆								1
1755		◆			◆			◆		7
1756						◆		◆		7
1758								◆		4
1759								◆◆		8
總數	0	5	0	3	1	4	0	10	1	24
比例	0%	20.8%	0%	12.5%	4.2%	16.7%	0%	41.7	4.2%	

資料來源：附錄三



圖八 清朝對準部使用武力情形折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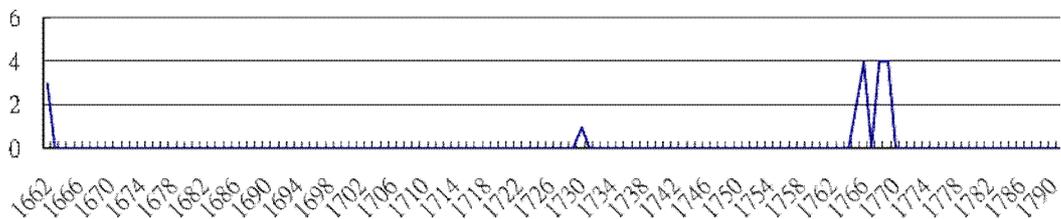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附錄三

下表九與圖九呈現的是清朝對東南亞使用武力的情形。相對於元朝多次主動出擊東南亞，清朝對東南亞則顯屬使用武力。

表九 清朝對東南亞使用武力情形

年份	0 級	1 級		2 級		3 級		4 級		總計
		1a	1b	2a	2b	3a	3b	4a	4b	
1662						◆				3
1730		◆								1
1743	◆									0
1748	◆									0
1765				◆						2
1766									◆	4
1768									◆	4
1769								◆		4
1777	◆									0
總數	3	1	0	1	0	1	0	1	2	9
比例	33.3%	11.1%	0%	11.1%	0%	11.1%	0	11.1%	22.2%	

資料來源：附錄三



圖九 清朝對東南亞使用武力情形折線圖

資料來源：附錄三

#### 肆、從概略模式到清朝的詳細案例研究

綜合以上的數據資料，唐、元、清三朝使用武力的行為模式究竟有何不同，似乎仍不是一個好回答的問題，畢竟三朝雖說可謂中國最強大的朝代，但所面臨的局勢畢竟仍有些差距。不過，一些初步的發現還是可以整理出來。首先，符合概略的印象，元朝確實是三朝中對武力使用最不自我克制的，尤其是相較清朝對東南亞的作法，元朝對東南亞明顯呈現了高得多的暴力傾向。不過，與一般概略的印象相反，整體而言唐朝要比清朝更能對武力使用自我克制，尤其是其各自對突厥與準噶爾這主要對手的行為中，可以明顯呈現唐朝的自制。然而，在這之中卻又有兩個例外的情形。一，在唐朝整體上自制之餘，唐朝對西域各國與朝鮮半島的暴力程度卻特別的高；二、清朝整體自制程度雖低於唐朝，卻是唯一能以武力回應入侵的朝代。

這些初步的發現也就構成後續詳細探索的線索，究竟在這許多的案例與事件作法的差異中，有多少是文化的差異所致？對此，理想上應該針對唐、元、清三朝的對外決策都進行仔細的過程追溯（process tracing），以斷定其對外行為模式所呈現出來的不同，就是文化的不同所致。然而，唐朝、元朝的原始史料大多已亡佚，只剩下《舊唐書》、《新唐書》、《元史》、《資治通鑑》等已經不可考究其真偽的史書以及後人的研究。<sup>29</sup>於是，清朝是剩下唯一選擇。清朝帝王對儒家思想的推崇與傳揚，在許多文字記錄中都有跡可尋，<sup>30</sup>而儒思想也是當時整個清朝政治菁英們常見的共同語言。<sup>31</sup>不過，這種對儒家思想的大量採納，是否就真如本文所提出的邏輯，有助於清朝順應物質力量的驅使施展「軟權力」，而在使用武力時自我克制，不像唐朝、元朝那般一再挑戰極限？其中，關鍵的觀察指標是，在清朝決定對外是否使用武力時，除了關於用兵的客觀因素考量，如相對強弱、地形、氣候、補給等，是否也有出現基於儒家「王道」概念而反對使用武力的情形？若是，即可證實清朝的儒家文化的確促進清朝接納「軟權力」的邏輯。<sup>32</sup>

<sup>29</sup> 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歐陽修，宋祁合撰，**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台北：鼎文書局，1992）；宋濂等撰，**新校本元史並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92）；司馬光著，李宗侗等註，**資治通鑑今註**（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

<sup>30</sup> 宋，朱熹著，李光地，熊賜履編纂，**御纂朱子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頁 455-456。

<sup>31</sup> 詳見：呂妙芬，「明清士人在家拜聖賢的禮儀實踐」，**臺大歷史學報**，第 57 期（2016 年 6 月），頁 229-268；尙斌、任鵬、李明珠，**中國儒學發展史**，（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8），頁 224-243；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下**（台北：聯經出版社，1982），頁 633-668；鄭大華、任菁譯，Joseph Richmond Levenson 著，**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189-210。

<sup>32</sup> 不諱言，清朝對儒家的推崇，可能只是出於籠絡漢人的需要，這也是一般認為清朝為何要採納儒家思想的重要理由。不過，若這樣做會有利於統治，也就正好說明了儒家文化的作用：在儒家文化之下，儘管內心裡未必真的相信，但清朝的皇帝仍必須表現得像是推崇儒家思想才行，也就對清朝的對外行為產生了制約。相關研究可參閱：段鐘嶸，「清王朝推行民族團結政策的實踐與成效——兼談清帝的民族思想對儒家傳統觀念的繼承與借鑒」，**河北民族師範學院學報**，2012 年 01 期（2012 年 7 月），頁 5-11；孫東波，「儒家思想和『康乾之世』的興與衰」，**滿族研究**，2009 年 01 期（2009 年 7 月），頁 51-56；徐曉楠，「清朝統治者的三重身份」，**雲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3 年 05 期（2013 年 3 月），頁 377-378；楊銀權，「論歸順土人在清王朝入關中的作用」，**西安石油大學學報**，19 卷 2 期（2010 年 5 月），頁 100-105；葉高樹，「清朝的繙譯科考制度」，**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9 期（2013 年 6 月），頁 47-135；雷建平，「論清初統治者治國策略的確立」，**蘭州工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2 卷 2 期（2005 年 6 月），頁 76-79；劉方玲，「帝

就此而言，在既有對清朝乾隆年間的案例研究中，其實已經發現儒家文化的確有促成清朝自我克制武力使用。具體的證據至少有兩項，其一是在乾隆二十三年一月十九日（1758年2月26日），乾隆皇帝宣布了清朝對準噶爾第二次戰爭的勝利時，他表示：

…阿睦爾撒納（準噶爾的首領）…今其人已死，其尸已得，準噶爾全局自可以告厥成功…萬一所獻不實…則其曲自在俄羅斯…再興師問罪，亦未為遲，即無知苟安之徒，亦無從議朕為好武矣。始議向俄羅斯索取阿睦爾撒納時，眾人之意，未必不竊議又生邊釁，是總不知駕馭外藩之道，「示之以謙則越驕；怵之以威則自畏」，此二言，若子孫世世能守，實大清國億萬年無疆之麻也…<sup>33</sup>

從中可以發現，乾隆皇帝本人認為以武力震懾對手才是正確的政策，這並不符合「王道」的觀點，但從他特別為自己辯護，強調自己在這次戰爭中已適可而止，顯然朝中對他的議論正是反對黷武的「王道」，他的決策就是為了順應、滿足、安撫這樣的議論。這支持了清朝因為儒家文化，而易於順應物質力量對霸權行為的驅使，對武力的使用自我克制。

其二則是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九日（1789年1月4日），乾隆皇帝接獲前線戰報，得知清軍在安南已經成功恢復原有皇室時，他便以儒家王道的標準盛讚如此不求回報的義舉，實在是千古之功：「該國當殘破之餘，得天朝為之興復，俾黎氏國祚重延，並不利其寸土，於字小存亡之道，仁至義盡，實史冊所僅見」。<sup>34</sup>當然，清朝之後撤軍的確是考慮到當地氣候與地形不宜久留「…安南地地方多瘴癘，倘內地官兵不服水土，致生疾病，尤為不值…」，<sup>35</sup>但儒家思想仍促使清朝順應這樣的情勢而撤軍，並未像之前明朝救援安南（1406年）後轉為兼併。這也支持了清朝因為儒家文化，而易於順應物質力量對霸權行為的驅使，克制對武力的使用。

不過，既有對乾隆年間的 research 中也發現，乾隆皇帝駁斥這樣「王道」的見解而不順應物質力量，堅持使用武力的例子。這是在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十九日（1768年6月3日），當時清朝攻打緬甸戰敗，乾隆皇帝下令增援再戰，但前線主將確認為地形氣候困難，勸阻乾隆皇帝：「…滇省山多路遠…以滿漢兵四萬名計算，共需馬十萬，各省撥解，既費周章，購備草料，亦復匪易…百里之外…皆有瘴，…無瘴時甚少，且邊外冬月，雖無瘴癘，而水寒土濕，易患瘧疾…其地險隘異常，

---

王道統化理想與清初士大夫對經筵日講的推進」，*燕山大學學報*，10卷3期（2009年9月），頁87-91。

<sup>33</sup> Shih-yueh Yang, *Benevolent Strategic Culture and Chines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1745-1860*, pp. 52-75; 原文見：傅恒，*平定準噶爾方略第三冊*（北京：新華書店，1990），頁1849-1852。

<sup>34</sup> Shih-yueh Yang, *Benevolent Strategic Culture and Chines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1745-1860*, pp. 129-155; 原文見：清代實錄館編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第二十七冊*（台北：華文書局，1964），頁19523。

<sup>35</sup> 清代實錄館編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第二十七冊*，頁19536。

賊人形同狗、兔，登山下箒如平地，而我兵無可用武...入賊境一、二千里之遙，糧不能繼，實無勝算可操。」並且以儒家「王道」的說詞勸他寬大開恩：「臣等悉心計議，賊匪雖屢次抗我顏行，皆是自救其死，並未敢稍軼內地，必有留為求作天朝僕隸地步之心，臣...當妥密訪查，若得其實情，可以仰邀恩赦之時，即行奏聞」。<sup>36</sup>此議遭到乾隆皇帝痛斥：「此無恥之見大非矣！...使將來果不必辦理，朕即明降諭旨，暫行撤兵，中外聞之，孰不以為光明正大，若如...所奏，乃漢、唐、宋、明庸懦無能之君臣所為，我堂堂大清，勢當全盛，簡卒侷糧，殄此醜類，何有不給？而肯效掩耳盜鈴，恬不為恥耶！」<sup>37</sup> 乾隆憤怒之餘不僅仍執意出兵，也將勸諫的大臣革職查辦，最後才在戰事進展確實受挫後放棄。

就行為來說，清朝這次對緬甸的軍事行動，就像是唐朝、元朝挑戰擴張極限但受挫一般，從中我們的確看到縱使有儒家文化的「王道」論述，也未能阻止清朝採取霸道之舉。但這樣看似反面的證據其實在邏輯上仍有意義。畢竟，如果所有的案例與證據上，都只看清朝自我克制使用武力，我們反而無法論證若無儒家思想，清朝是否還會自我克制。就算儒家思想作為文化，也不可能徹底社會化每一位政治菁英，正因為有乾隆皇帝在緬甸戰事上的堅持，才更加顯示霸權的確不一定就會自然而然採取軟權力的邏輯，而我們也才更能從這與緬甸戰爭的對照中證明，對準噶爾、安南的兩次戰爭中，清朝的確有因為儒家思想的「王道」文化，才順應了物質力量的驅使，自我限制武力的使用。

從此，乾隆年間的上述三個典型案例，就成為往前進一步探索康熙、雍正兩位皇帝時期史料的範本。於此，可供檢索的是這兩位皇帝的實錄，<sup>38</sup>以及從康熙年間開始留存，現由國立故宮博物院保存並可數位化檢索的《軍機處檔案》。<sup>39</sup>在此，迄今的研究仍相當缺乏，是尚待開拓的領域。<sup>40</sup>

#### 肆、實證研究

在康熙、雍正年間，什麼案例適合作為檢索的焦點？邏輯上來說，當是唐朝、元朝有嘗試征服，但清朝卻沒有如此的對象，這包括西北方（中亞、北亞）、東

<sup>36</sup> Shih-yueh Yang, *Benevolent Strategic Culture and Chines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1745-1860*, pp. 101-128; 原文見：清代實錄館編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第十六冊*（台北：華文書局，1964），頁 11458-11459。

<sup>37</sup> 清代實錄館編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第十六冊*，頁 11459，11462-11465。

<sup>38</sup> 清朝實錄館編纂，*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台北：華聯書局，1964）；清朝實錄館編纂，*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台北：華文書局，1964）。

<sup>39</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漢珍數位圖書*，<http://npmhost.npm.gov.tw/tts/npmmeta/GC/indexcg.html>。

<sup>40</sup> 現有清初對外關係的研究相當稀少，且多半著重在貿易及外交政策的具體實行面，而未對決策過程有深入探討。例如：荆曉燕，「試論康熙時期的對日海外貿易政策」，*社會科學輯刊*，2010年02期（2010年3月），頁 154-158；李晶，「乾隆年間清朝與阿富汗關係新探」，*雲南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01期（2013年1月），頁 121-130；周軒，「從乾隆帝西域詩看新疆與中亞之關係」，*西域研究*，2012年02期（2012年4月），頁 30-37；賈寧，「西寧辦事大臣與雍乾時期青海多民族區域管理制度之形成」，*清史研究*，2012年03期（2012年8月），頁 58-70；賈建飛，「清朝對中亞諸部的政策探析——以 1759—1864 年為中心」，*社會科學輯刊*，2007年01期（2007年1月），頁 153-159。

北方（日本、朝鮮）、南方（西藏、印度、緬甸、安南、爪哇）等，但在康熙、雍正兩位皇帝在位期間，牽涉這些對手的事件卻不多，史料記錄更是極其稀少。唯二的例外是清朝此時主要對手，西北方的俄羅斯與準噶爾，所留下的紀錄最詳細，遂成爲本文主要的研究對象。其間，有關匯報、批示與論及戰和的重大戰略決策，相關證據檢索結果，分述如後。

#### 一、俄羅斯（大事年表請參閱表十）

康熙年間，中俄之間曾短暫發生衝突，<sup>41</sup>清朝大致上都輕易取勝，但在這寒冷偏遠之地，大軍難以久駐確實也不宜長期用兵，而在決策過程中也清楚可見儒家文化對武力使用產生克制作用（關鍵字句以黑色粗體表示），使清朝順應此一物質力量的驅使不在此挑戰擴張的極限。

### 表十 中俄邊界衝突大事年表

#### 康熙十五年

5月5日（1676/6/15）俄國要求進貢並展開貿易，清朝拒絕

#### 康熙二十一年

8月15日（1682/9/16）俄國佔據雅克薩，康熙派出偵查部隊

12月27日（1683/1/24）偵察結果認爲可輕取俄國，康熙決定出兵

#### 康熙二十四年

4月9日（1685/5/11）前線回報俄國已經增援雅克薩，康熙下令出兵

5月25日（1685/6/26）清軍輕易攻下雅克薩，並驅逐俄國人

#### 康熙二十五年

1月19日（1686/2/11）前線回報俄國人又偷渡回雅克薩

2月13日（1686/3/6）康熙發動軍事攻擊

7月23日（1686/9/10）清軍對雅克薩的包圍奏效，俄軍投降

9月28日（1686/11/13）俄國派人求和

#### 康熙二十八年

4月26日（1689/6/13）雙方正式談判

7月24日（1689/9/7）雙方簽訂尼布楚條約

資料來源：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第二冊、三冊（臺北：華文書局，1964）。

中西方日期對照根據：「兩千年中西曆轉換 西元元年2月11日至2100年2月9日」，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http://sinocal.sinica.edu.tw/>

清初，與俄國間的官方互動始於1676年6月15日（康熙15年5月5日），俄國要求進貢並展開貿易，康熙皇帝表示：「鄂羅斯國，所處甚遠，誠心向化，特遣其臣貢獻方物，甚屬可嘉。所奏之處，議政王大臣等議奏。」<sup>42</sup>大臣們討論

<sup>41</sup> 詳見：楊東梁，張浩，**中國清代軍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19-21。

<sup>42</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二（臺北：華文書局，1964），頁832。

後認為，俄羅斯想要輸誠是理當賞賜，但中俄邊界屢屢發生逃犯遁入俄國的案件，且俄國方面不熟悉中國禮儀，因此暫不允許，<sup>43</sup>預告了雙方日後的衝突。1682年9月16日(康熙21年8月15日)，邊界傳回俄國入侵擾並佔據雅克薩的消息，康熙在情況不明的情況下，決定先派人以狩獵的名義暗中探查。<sup>44</sup>1683年1月24日(康熙21年12月27日)，探查結果認為可輕取俄國，康熙遂決定採取軍事準備：「據…奏，攻取羅剎甚易，發兵三千足矣，朕意亦以為然。…調烏寧古塔兵一千五百，並置造船艦，發紅衣炮鳥槍及演習之人，於黑龍江、呼馬爾二處，建立木城，與之對壘，相機舉行。」<sup>45</sup>「…如羅剎船由黑龍江下，我舟師尾擊甚易；況黑龍江地勢遼闊，照內地置十驛，又安置家口，如此一一區畫，則羅剎自窮蹙歸誠矣。」<sup>46</sup>

不過，就算有這樣可輕易獲勝的研判，康熙仍表示應對俄寬大：

**朕統一寰區，無分中外。凡爾民人，咸吾赤子，惻然憐憫，皆欲使各樂其居，各安其業。鄂羅斯國羅剎等，無端犯我索倫邊疆，擾害虞人，肆行搶掠，屢匿…逃人，過惡日甚。朕不忍即遣大兵剿滅，屢行曉諭，令其自釋過愆，速歸本地，送還隱匿逃人；前次所差彼使尼過來，亦經曉諭。但羅剎尚執迷不悟，反遣其部下人，于…肆行焚殺。…，若改前過，將…逃人送來，急回本地，則兩相無事，於彼為益不淺；倘猶執迷不悟，留我邊疆，彼時必致天討，難免誅罰。如路遠難歸，傾心投誠者，朕亦納之，必加恩恤，使各得其所。…**<sup>47</sup>

至於俄國則是準備長期對峙。1685年5月11日(康熙24年4月9日)，邊界回報俄國已經增援雅克薩，兵力不到一千人的規模，<sup>48</sup>康熙遂下令出兵，不過仍要求獲勝後需善待俘虜，待戰事結束即行釋放：「…爾等，直抵雅克薩，探其情形，生擒羅剎。可嘉。所司如例獎賞。其送至六人，各給時服一襲，送將軍薩布素處。俟大兵進剿時，示以寬大之意，悉行釋放。」<sup>49</sup>不久之後，前線傳回捷報，清軍於1685年6月26日(康熙年5月25日)輕易攻下雅克薩：「…五月二十二日，抵雅克薩城下。遵諭上旨，將皇上不忍加誅洪恩，悉著於書致羅剎。羅剎恃巢穴堅固，不肯遷歸，於是二十三日，分水陸兵為兩路列營。二十四日夜，將神威將軍等火器，移置於前。二十五日黎明，並進急攻。城中大驚，羅剎城守頭目…勢迫…乞降。…恢復雅克薩城。」<sup>50</sup>康熙欣喜之餘再次重申要善待戰俘，戰事到此為止：「…兵，凶器；戰，危事，古人不得已用之。朕以仁治天下，素

<sup>43</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二，頁842。

<sup>44</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臺北：華文書局，1964)，頁1384-1385。

<sup>45</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418。

<sup>46</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488。

<sup>47</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488-1489。

<sup>48</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612。

<sup>49</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612。

<sup>50</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621。

不嗜殺，爾其嚴諭將士，毋違朕旨...。...官兵星馳直逼雅克薩城下，示以威德，招撫羅剎，免死放歸，克復其城，深為可嘉。在事人員，從優議敘。投誠羅剎...等，安插盛京。」<sup>51</sup>

然而，俄國在戰敗後又再次派兵潛回雅克薩。1686年2月11日（康熙25年1月19日），前線分析認為應等氣候回暖時再發動攻勢：「...羅剎復來雅克薩，築城盤踞。臣請於冰消時，督修船艦，親率官兵，相機進剿。」<sup>52</sup>但康熙認為敵情不明，應先偵查「探情形以聞」，隨後清軍「抵雅克薩城，生擒羅剎...訊之，云：『...率五百餘人復至雅克薩，依舊址築城。』及訊以糧米可食幾月？又云：『所獲足支二年』」。<sup>53</sup>獲悉俄國在雅克薩糧食充足可久駐，康熙認為不能再拖延，決定發動攻勢。1686年3月6日（康熙25年2月13日）康熙下令：「今羅剎復回雅克薩築城盤踞，若不速行撲剿，勢必積糧堅守，圖之不易。其令將軍薩布素等，姑停遷移家口；如前所請，速修船艦，統領烏喇、寧古塔官兵，馳赴黑龍江城。至日，酌留盛京兵鎮守，止率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薩城。並量選候補官員，及見在八旗漢軍內，福建藤牌兵四百人，令建義侯林興珠率往。」<sup>54</sup>

前線清軍接獲命令後，迅速包圍雅克薩，經過半年的圍攻，1686年9月10日（康熙25年7月23日）前方回報俄軍逐漸不支：「我兵圍困雅克薩城，羅剎勢迫死守。」<sup>55</sup>9月14日（康熙25年7月27日），清朝命荷蘭使節前往俄國，要求俄方解釋為何在清軍寬大放回戰俘後，竟然又來襲擾？<sup>56</sup>1686年11月13日（康熙25年9月28日），前線回報了俄國的解釋，表示因文字不通，先前被釋放戰俘所帶回的文書無人能了解，現在懇求康熙開恩撤軍，<sup>57</sup>康熙表示同意並且重申要善待俘虜：「上諭大學士等曰：鄂羅斯察漢汗，以禮通好，馳使請解雅克薩之圍。朕本無屠城之意，欲從寬釋，其令...撤回雅克薩之兵，收集一所，近戰艦立營。並曉諭城內羅剎，聽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奪。...<sup>58</sup>羅剎，雖與我兵對壘，但我兵攻雅克薩城，從未誅戮其人，如城中有患疾之羅剎，亦應聽其就醫，使還彼國，傳布德意。」<sup>59</sup>雙方遂準備和談。

此時，清朝雖然是派遣了大軍而取勝後進入談判，但部隊在這遙遠寒冷之地，軍心浮動、不願久駐，顯示出物質上的侷限，這反映在1687年11月28日（康熙26年10月24日）康熙皇帝在批示中：「...黑龍江至為要地，兵丁勞苦，朕罔不知。曩者鄂羅斯漸次入犯，...擾害邊疆四十餘年，未經安輯。後備足軍食，

<sup>51</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622-1623。

<sup>52</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666。

<sup>53</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666。

<sup>54</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666。

<sup>55</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704。

<sup>56</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705-1706。

<sup>57</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712。固然，這些報告很可能經過清朝官員的潤飾，並非是俄國方面的原意。但這種潤飾正是運用儒家思想給康熙皇帝見好就收的下台階，而康熙皇帝也就順勢下了這台階，顯示儒家思想促使中國順應物質力量的驅使，在這極北的荒涼寒冷之地對武力使用自我克制，而不挑戰極限直到一再失敗後才罷手。

<sup>58</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712。

<sup>59</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731。

永戍黑龍江以困逼之，鄂羅斯遂窘迫至極，乃屢次求和。今彼之使臣已來，尚未曾至。…彼地大臣官員，皆不思搏節，濫給與無用之人，苟且草率，希圖軍儲罄盡，勢必將彼等撤回。彼等誠能以身家性命，力保鄂羅斯斷不來犯，朕自撤之回也。」<sup>60</sup>另外，清朝還有準噶爾的問題（詳見後文），與黃河潰堤的災情需處理，<sup>61</sup>康熙於是在 1688 年 5 月 30 日（康熙 27 年 5 月 2 日）下達了談判的底線，是必須確保黑龍江不會變成俄國持續侵擾的路徑：「黑龍江之地最為扼要，由黑龍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若不盡取之，邊民終不獲安。朕以為尼布潮、雅克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屬之地，不可少棄之於鄂羅斯。…與之畫定疆界，准其通使貿易；否則爾等即還，不便更與彼議和矣。…」<sup>62</sup>

此際，幾經使節團人選的更動，談判在 1689 年 6 月 13 日（康熙 28 年 4 月 26 日）才正式開始。談判中，雙方爭執於邊界劃定，清朝大臣主張應該以較西邊的尼布楚為界：「尼布潮（楚）、雅克薩既系我屬所居地，臣等請如前議，以尼布潮為界，此內諸地，皆歸我朝。」但康熙裁示先作勢堅持以尼布處為界，然後再讓步以達成協議：「今以尼布潮為界，則鄂羅斯遣使貿易無棲托之所，勢難相通。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潮為界，彼使者若懇求尼布潮，可即以額爾古納為界，並調黑龍江兵一千五百人往會之。」<sup>63</sup>最後雙方終於達成協議，於 1689 年 9 月 7 日（康熙 28 年 7 月 24 日）簽訂尼布楚條約，以較偏東的黑龍江與額爾古納河為界，衝突遂告結束。1690 年 1 月 23 日（康熙 28 年 12 月 14 日），大臣上奏應立碑記功：

羅剎潛據雅克薩諸地，擾我虞人三十餘年矣。皇上念其冥頑無知，不忍興師剿滅，發官兵駐黑龍江待其悔罪，因執迷不悟，乃命攻取雅克薩城，所俘概行釋放。未幾，羅剎重至雅克薩築城盤踞，複令官兵圍困，勢極窮蹙。會其主遣使乞和，皇上即許撤圍，兼令大臣以義理曉譬之，鄂羅斯國人始感戴覆載洪恩，傾心歸化，悉遵往議大臣指示，定其邊界。此皆我皇上睿慮周詳、德威遐播之所致也，應於議定格爾必齊河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滿漢字及鄂羅斯喇第訥蒙古字於上。<sup>64</sup>

對此，康熙皇帝則於 1690 年 2 月 17 日（康熙 29 年 1 月 9 日）的新春訓示時意有所指地表示：「朕於國家政務，竭力勤求，是非自任，…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獨任。…平定鄂羅斯之事，滿漢諸臣，咸謂彼距中國道遠，難以成功；朕謂此事，斷不可中止。即遣大臣前往，遵朕指示而行，鄂羅斯隨即款服，朕未嘗自伐其功…朕乃萬姓之主，惟以兆庶未安，此衷不能稍釋；至於無知之人，妄生議

<sup>60</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 1766-1767。

<sup>61</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 1816, 1820。

<sup>62</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 1819-1820。

<sup>63</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 1899-1890。

<sup>64</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 1936。

論，朕毫不介意也。」<sup>65</sup>從中可以發現，康熙認為對付俄羅斯，其實應該要以武力使之臣服，這是不符合儒家「王道」思想的，但從之前他一再以儒家「王道」的用語指示寬大處置，且在戰事結束後特別針對朝中「妄生議論」加以駁斥，正可顯示朝中瀰漫著反對黷武的言論，而他的決策也算是安撫、回應了這樣的呼聲（非常類似前文所述，乾隆皇帝於第二次準噶爾戰爭後的說詞），正能呈現儒家文化的確促使清朝順應物質力量的驅使，節制對武力的使用。

## 二、準噶爾（大事年表請參閱表十一）

清朝與準噶爾之間的衝突則延續許久，在乾隆年間清朝完全征服準噶爾之前，康熙、雍正年間清朝都與之發生衝突。對於準噶爾，清軍在交鋒時大致上都能輕易取勝，但在這西北偏遠之處補給不易，清朝雖可派遣大軍至此但難以久駐，準噶爾又行蹤飄忽難以一舉殲滅，使得清朝在財力物力上負擔很大，的確不宜在此地過度用兵，而在史料中也確實也發現，儒家文化促使清朝順應這樣的物質情勢（關鍵字句以黑色粗體表示），不使用武力挑戰擴張極限。

### 表十一 準噶爾戰爭大事年表

#### 康熙二十八年

4月13日（1689/5/31） 準噶爾與蒙古發生嚴重衝突，清朝遣使勸和

10月22日（1689/12/3） 準噶爾領袖噶爾丹表示願意退兵

#### 康熙二十九年

6月22日（1690/7/27） 噶爾丹再次進攻蒙古各部族，甚至追入清朝國境

6月25日（1690/7/30） 清朝遣使要求噶爾丹停止進攻，噶爾丹置之不理

7月9日（1690/8/13） 清朝再次遣使要求噶爾丹停止進攻

7月13日（1690/8/17） 噶爾丹遣使至清朝說明為何進攻蒙古，清朝持續勸和

7月14日（1690/8/18） 前線回報噶爾丹撤兵

7月25日（1690/8/29） 前線急報噶爾丹回擊

7月29日（1690/9/2） 前線回報將不待命令隨時進攻

8月1日（1690/9/3） 清準軍在烏蘭布通血戰勝利。噶爾丹遣使求和並趁機脫逃

8月18日（1690/9/20） 康熙遣使勸誡就此停戰否則必再征討，但仍給予賞賜

#### 康熙三十一年

9月19日（1692/10/28） 噶爾丹遣使上奏希望康熙開恩被回絕，清朝準備開戰

#### 康熙三十二年

5月14日（1693/6/17） 噶爾丹遣使解釋，清朝不接受。

#### 康熙三十三年

閏5月11日（1694/7/2） 噶爾丹再度遣使說明，清朝仍不接受，執意開戰

#### 康熙三十四年

8月20日（1695/9/27） 清朝誘敵失敗，噶爾丹逃逸

<sup>65</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941-1942。

11 月 2 日 (1695/12/7) 康熙誓師親征

### 康熙三十五年

5 月 13 日 (1696/6/12) 清軍大敗準噶爾於昭莫多，噶爾丹逃逸

### 康熙三十六年

閏 3 月 1 日 (1697/4/21) 清朝遣使接受策妄阿喇布坦領導準部

4 月 15 日 (1697/6/3) 前線回報噶爾丹已服毒自盡

### 康熙五十四年

4 月 14 日 (1715/5/16) 甘肅提督回報策妄阿喇布坦進犯哈密，清軍派兵征討

4 月 29 日 (1715/5/31) 哈密地區回報策妄阿喇布坦已逃逸

### 康熙五十七年

10 月 16 日 (1718/12/7) 康熙決定出擊準部，三路進兵

### 康熙六十年

3 月 29 日 (1721/4/25) 清朝三路大軍就位，清軍開始進擊但無決定性戰果

### 康熙六十一年

11 月 13 日 (1722/12/20) 康熙駕崩，雍正繼位

### 雍正元年

1 月 26 日 (1723/3/2) 策妄阿喇布坦派人來朝，雍正招降

2 月 2 日 (1723/3/8) 清朝逐步撤兵

7 月 2 日 (1723/8/2) 前線回報策妄阿喇布坦鼓動青海領軍羅卜藏丹津倒戈

7 月 12 日 (1723/8/12) 清朝派兵部左侍郎常壽前往招降

8 月 11 日 (1723/9/10) 羅卜藏丹津不接受招降，而且欲擴大戰事

8 月 27 日 (1723/9/23) 清朝出兵征討羅卜藏丹津

11 月 28 日 (1723/12/25) 策妄阿喇布坦遣使求和，清朝繼續攻擊羅卜藏丹津

### 雍正二年

3 月 9 日 (1724/4/2) 前線告捷但羅卜藏丹津逃脫，準噶爾毀約收留羅卜藏丹津

6 月 14 日 (1724/8/2) 禮部題請撰擬「平定青海碑文」勒石

### 雍正五年

確切時間不明 (1727 年末) 策妄阿喇布坦去世，噶爾丹策零繼位為準噶爾領袖

12 月 13 日 (1728/1/23) 雍正下詔要求噶爾丹策零交出羅卜藏丹津

### 雍正十年

1 月 (1732/1/27~1723/2/25) 噶爾丹策零大軍入侵遭到清軍重挫，雙方僵持

### 雍正十三年

閏 4 月 28 日 (1735/6/18) 雙方達成和談，無須交出羅卜藏丹津，並互不侵犯

資料來源：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第三冊、四冊(臺北：華文書局，1964)。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第一、二、三冊(臺北：華文書局，1964)。中西方

日期對照根據：「兩千年中西曆轉換 西元元年 2 月 11 日至 2100 年 2 月 9 日」，中央研究院計算

中心，<http://sinocal.sinica.edu.tw/>

### （一）噶爾丹時期

原先準噶爾主要衝突的對象是蒙古，清朝只是採取中立、斡旋，但隨著準噶爾在衝突中逐漸取得優勢，蒙古投靠清朝尋求庇護，清朝遂得直接面對準噶爾。<sup>66</sup>此時，準噶爾的領袖是噶爾丹，仍不斷追擊、攻打已經臣服清朝的蒙古，為此康熙於 1689 年 5 月 31 日（康熙 28 年 4 月 13 日）遣使勸告噶爾丹，表示他是秉持仁慈與善念收留蒙古各部族人，希望噶爾丹也能以和為貴，停止用兵：

朕統御宇內，率土生民，皆朕赤子。一夫失所，朕心憫焉。雖窮鄉異域之民，亦必撫養，俾以安和，各得其所。…朕念厄魯特，喀爾喀（均為蒙古部族），皆累世職貢不絕，並無異視。若果交惡，有一殘毀，朕心殊為不忍。故敕所司傳檄於爾。…今喀爾喀為爾所敗，…率舉國之人，前來歸朕。朕矜其流離窮困，…朕統御天下，來歸之人，若不收撫，誰撫之乎？…戰爭非美事，展轉報復，將無已時；讐敵愈多，亦不能保其常勝。是以朕欲爾等解釋前讐，互市交易，安居輯睦，永息戰爭。…<sup>67</sup>

1689 年 12 月 3 日（康熙 28 年 10 月 22 日），清朝使節團回報，使節團抵達噶爾丹駐紮處後，準部方面對前來的使節相當禮遇，並且表態罷兵撤退。<sup>68</sup>不過半年之後，1690 年 7 月 27 日（康熙 29 年 6 月 22 日），前線傳回噶爾丹又回頭再度追擊蒙古各部族，甚至進入清朝國境。對此，康熙決定派遣大軍開往邊境，並親自率軍。對於噶爾丹，清朝研判要戰鬥中取勝並不難，因為準噶爾處於內亂，有策妄阿拉布坦反對噶爾丹，使噶爾丹軍力並不完全「噶爾丹迫於內亂，食盡無歸」。<sup>69</sup>儘管有這樣的研判，清朝仍表示寬大。康熙在出發前的 1690 年 7 月 30 日（康熙 29 年 6 月 25 日）派人告知噶爾丹，既然敢於越界就會遭到清朝守軍還擊，如果此時仍迷途知返、願意與蒙古部族和談，清朝仍會一視同仁、秉公處理，不會偏袒任何一方，希望噶爾丹就此停戰：「朕統御宇內，懷柔萬邦。惟願率土生民，咸得其所。相與協和，無分中外。夫兵，凶器。戰，危事。互相仇怨。無有已時。非計也。…爾既入邊，我諸部王及貝勒、台吉等，行且興兵擊爾。故亦遣來使止之。恤爾至矣。其速給還所掠，歸我使人，爾其明白回奏。」<sup>70</sup>

只是噶爾丹並未答覆且持續進攻，<sup>71</sup>但康熙仍對噶爾丹抱持希望。1690 年 8 月 13 日（康熙 29 年 7 月 9 日），康熙要求前線再次遣使至噶爾丹處，希望他能停止攻擊：「汝闖入我汛界，…不得不迎戰。汝向與天朝修貢通好，此來追喀爾喀耳。今喀爾喀劫奪我外藩，肆行悖亂，亦與我朝相失。聖上特遣和碩裕親王及

<sup>66</sup> 詳見：楊東梁，張浩，**中國清代軍事史**，頁 21-23。

<sup>67</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 1897-1898。

<sup>68</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 1926-1927。

<sup>69</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 1968。

<sup>70</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 1975。

<sup>71</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 1976。

皇子來，與汝申明禮法。自茲以往，永定盟好。」<sup>72</sup>終於，8月17日（康熙29年7月13日），噶爾丹遣使來奏，說明攻擊蒙古是出於報世仇，而康熙也熱情款待來使，表示他派出大軍並不是想攻打準噶爾，希望噶爾丹也就此休兵：「…喀爾喀為爾所敗，匍匐來歸。朕念普濟眾生之意，賜以米糧牲畜，所全活者無算。喀爾喀何利於朕，而施恩若是，皆朕不忍生民之顛沛故耳。…夫興戎，非美事也，…聞汝已駐兵烏爾會河，故朕遣和碩裕親王及皇子大臣，量發滿兵而往，非討汝也，欲定議耳。…罷兵息戰，各享安樂。」<sup>73</sup>

準部使節前來報告之時，前線亦於1690年8月18日（康熙29年7月14日）回報噶爾丹已經撤退。這時，康熙染病但仍決定繼續行程，以閱兵之名展現清朝軍威，避免准葛爾撤退後蒙古部族反而乘機打劫：「今噶爾丹雖退，而喀爾喀，方且橫行，劫掠驛遞，及諸扎薩克馬畜衣服。乘此大兵集會。朕乃親往視師，以靖喀爾喀之肆。俾知所畏忌。事可一舉而定也。」<sup>74</sup>但1690年8月29日（康熙年7月25日），前線卻又急報「噶爾丹聲息漸近」，<sup>75</sup>康熙大驚，立刻要求「噶爾丹使人速遣之」，<sup>76</sup>並且急令前線緊急應對，等待大軍支援。<sup>77</sup>幾天後，9月2日（康熙29年7月29日），前線回報表示，噶爾丹反覆無常、包藏禍心，如果有機會，將不待命令、隨時進剿：「噶爾丹素行狡詐，未必不…進兵。臣等當並力禦敵，務期不失機會。」<sup>78</sup>1690年9月5日（康熙29年8月3日），前線回報1690年9月3日（康熙29年8月1日）雙方在烏蘭布通血戰，清朝獲得勝利。<sup>79</sup>

戰敗的噶爾丹立刻遣使求和，但前線認為這是準部的陰謀，因此表示隨時準備再發動攻擊：「八月初一日，擊敗噶爾丹，薄暮收軍。次日，即前進剿殺餘寇。見噶爾丹據險堅拒，故使我將士暫息…臣等思噶爾丹，乃狡詐之人，雖不可全信，但戰之次日屢遣人來，必多窘迫。臣等欲即進剿，則厄魯特據險堅拒，俟其往來講解，以待盛京，烏喇，科爾沁，諸軍之至，齊行夾擊，如有可除之機，斷不誤也。」<sup>80</sup>對此康熙大怒，認為前線不該接受議和，而應全力殲敵，否則在這書信請示之間，噶爾丹必定逃脫：「大將軍王等既大敗厄魯特乃不即行剿滅？明知濟隆行說以誤我軍而故聽之，豈不坐失事機！…此役所關甚鉅，…若又失機會不進逼之，王與大臣等此行何所事耶！」<sup>81</sup>

噶爾丹果然也爭取時間逃匿，讓清軍無法發動追擊，康熙遂遣使接受噶爾丹投降。1690年9月20日（康熙29年8月18日），康熙表示他收留蒙古各部族

<sup>72</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983-1984。

<sup>73</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985-1986。

<sup>74</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986。

<sup>75</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991。

<sup>76</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991。

<sup>77</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991。

<sup>78</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三，頁1992。

<sup>79</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四（臺北：華文書局，1964），頁1993-1994。

<sup>80</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四，頁1994-1995。

<sup>81</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四，頁1995。

人是出於仁愛，對於任何走投無路的人都是如此，這次用兵也是被動還擊，希望噶爾丹就此停戰，否則必將征討，同時也破例給予賞賜：

...朕統御宇內，率土人民，皆欲使得其所，**雖窮壤異域之民，亦必撫育，各享安樂，此本願也。**前者喀爾喀，為爾所敗，來歸於朕，朕以天下之人，皆在朕覆育之中，扶衰濟困，乃元後當行之事，故受而育之，並非利七旗喀爾喀之土地。況朕興滅繼絕之意，非啻喀爾喀為然，諸窮困來歸者，一體撫而養之。...後聞汝深入騷擾，朕仍念爾向來職貢通好，是以遣和碩裕親王，及皇子等，授之以兵，與汝共議，非令討汝也。爾眾先動，我兵始舉，是戰之後，王及大臣，奏請再戰，而朕止之。...爾尚有窘迫，奏聞於朕，朕必如前旨撫養，斷不念爾舊愆；若再違誓言，妄行劫奪生事，朕厲兵秣馬，見俱整備。必務窮討，斷不終止。<sup>82</sup>...噶爾丹疏言，自喀爾喀變亂以來，貿易不行。籲請恩賜白金，以育眾庶。理藩院，及議政大臣議，無賜白金之例。...噶爾丹籲請懇切，著賜白金千兩。<sup>83</sup>

敗逃的噶爾丹四處遊蕩，希望能暫時歸住達賴喇嘛領地，故於 1692 年 10 月 28 日（康熙 31 年 9 月 19 日）上奏希望康熙恩准，<sup>84</sup>但大臣們認為噶爾丹狡詐不可信，且前線回報噶爾丹仍四處襲擾，甚至殺害清朝官員，康熙於是準備出兵征討噶爾丹：「朕撫馭天下惟欲率土無事各享安樂。原不欲興戎耀武荼毒生民...員外郎馬迪等，往頒恩賜，並不欲敗爾事而遣之也。所差馬迪，既為爾之人所害，...其他兵卒亦有被掠者...今爾背棄誓言，索我降人...害我奉差...以此觀之...全棄誓言，生事起釁，彰彰明矣！」<sup>85</sup>

1693 年 6 月 17 日（康熙 32 年 5 月 14 日）噶爾丹派人前來解釋之前殺害清朝官員是個誤會，但康熙認為噶爾丹沒有逞兇治罪根本是狡辯：「...朕躬膺天命撫綏萬邦，凡恭順之國，無不加恩，...向來小國使臣，亦無殺害之事...爾既已立盟修好，則害我使臣之土克齊哈什哈，哈爾海達顏額爾克等，當即擒拏治罪，以戒後來橫行之人。...昔...跪告曰：『...再不為非矣，今亦不敢異於從前，有所誑奏』；爾誓書印文猶在...爾奏此言，與誓書原辭，自相悖謬！...」<sup>86</sup>

1694 年 7 月 2 日（康熙 33 年閏 5 月 11 日），噶爾丹再度遣使說明，但康熙仍不接受：

朕承天命，統御萬邦，凡恭順者，獎勸以示優恤；若誑詐者，亦必匡正其非，使歸於善而止。爾噶爾丹於烏闌布通之地為我兵所擊，潰敗

<sup>82</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四，頁 1997-1998。

<sup>83</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四，頁 2016。

<sup>84</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四，頁 2109。

<sup>85</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四，頁 2109-2111。

<sup>86</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四，頁 2148-2149。

而走，於時即可破爾矣，朕軫念爾向來通貢，不忍遽滅，不使窮追，停止各路進剿之兵，…爾在威靈佛前堅誓永不敢犯，印文誓書猶在也。朕謂爾不背盟，許爾使照常往來，待爾無異意。…敕諭甚明…倘爾噶爾丹為喀爾喀所敗，而來歸命，朕亦當受而養之，斷不擒以畀喀爾喀也。此即朕萬邦一體之意。朕從來降敕與爾，俱布至誠。今爾不將馬迪被害之故，回奏覆旨，又將前者跪頂威靈佛之誓，付之不論…屢屢翻覆，包藏禍心，以圖構釁…速誅害馬迪之人，具奏請罪則仍許爾使往來互市；如仍執迷不悟，欲行詭譎，則永絕爾使貿易。…<sup>87</sup>

至此，清朝決定再戰噶爾丹。但因戰區空間寬廣可供逃逸，故 1695 年 9 月 27 日（康熙 34 年 8 月 20 日），康熙秘密聯絡蒙古部族，準備誘敵：「噶爾丹為人極其狡猾，朕欲發大兵往征，恐彼聞風遠遁，及至徹兵，彼又復來，擾爾蒙古。…爾可藉此遣人，語噶爾丹云：『我科爾沁十旗，俱已附爾矣爾可前來，我等當從此地接應。』以此說之，誘至近地，於時朕親統大軍，風馳電擊。彼不及遠遁，斷可滅矣。…」<sup>88</sup>不過，噶爾丹並未掉入陷阱。1695 年 12 月 7 日（康熙 34 年 11 月 2 日），康熙誓師出擊：「…今噶爾丹游魂，假息於喀爾喀左近，肆行竊掠，朕欲一舉立殄，是以整理諸路糧餉器械，熟計而行。是師之舉，與昔不同，茲爾將卒以下，廝役以上，各當勉力。」<sup>89</sup>1696 年 6 月 17 日（康熙 35 年 5 月 18 日），前線終於傳回戰報，表示已於 6 月 12 日擊敗準噶爾部隊，但噶爾丹逃逸，行蹤成謎：「五月十三日…臣等…因厄魯特勢眾，碩代等且射且卻，誘至大軍，將及昭莫多。…噶爾丹率賊萬許，向前逆戰。官兵奮勇，自未至酉，擊噶爾丹而大敗之。分行追逐，至特勒爾濟口，剿殺三十餘里，斬首二千餘級，生擒百餘人，俘獲子女，駝馬，牛羊，兵器，什物無算。…問降人，言噶爾丹逃向何方，知之不明。」<sup>90</sup>

對此，康熙裁示繼續追捕噶爾丹，但接納準部降眾：「…噶爾丹戰敗奔竄…此乃大將軍伯費揚古未完之事。著：率薩布素兵五百，酌取蒙古兵，往善巴王邊汛諸地方，偵探聲息。噶爾丹或在翁金，或有過去之信，相機迎剿。著：將軍薩布素，率所餘兵五百，駐扎科圖。如有厄魯特來降，令其收納。」<sup>91</sup>1697 年 4 月 21 日（康熙 36 年閏 3 月 1 日），清朝遣使接受策妄阿喇布坦為準噶爾領袖，不久之後，1697 年 6 月 3 日（康熙 36 年 4 月 15 日），前線回報噶爾丹已服毒自盡，手下則前來投降：「閏三月十三日，噶爾丹至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飲藥自盡。丹濟拉，諾顏格隆，丹濟拉之婿拉思倫，攜噶爾丹尸骸，及噶爾丹之女鐘齊海，共率三百戶來歸。…」<sup>92</sup>康熙表示接受，並且下令善待投降者：「噶爾丹逆天，

<sup>87</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四，頁 2204-2205。

<sup>88</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四，頁 2260-2261。

<sup>89</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四，頁 2275-2276。

<sup>90</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四，頁 2347。

<sup>91</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四，頁 2357。

<sup>92</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四，頁 2462。

違背朕旨，今永滅矣。其屬下...俱已來降。...噶爾丹之尸、噶爾丹之女鐘齊海、程貝臧布之妻、及其穉子諾顏格隆，俱被爾所遣堪都等截留。...噶爾丹之尸與其女鐘齊海，同朕使臣，差人護解，如此則爾始終恭順之心確著，亦得長沐朕之恩寵於無窮矣...，<sup>93</sup>朕撫養億兆，凡恭順竭誠者必厚待加恩。」<sup>94</sup>

## (二) 策妄阿拉布坦時期

策妄阿喇布坦成爲準噶爾的領袖之後，清朝認爲他忠心耿耿且先前反對噶爾丹有功，因此將阿爾泰山以西至伊犁一帶都交給他控管。未料，策妄阿喇布坦以此爲根據地，逐步向西、北擴張，勢力遠至哈薩克，嗣後更佔據南疆，二十年下來實力大增。<sup>95</sup>1715年5月16日(康熙54年4月14日)，甘肅提督回報準部策妄阿喇布坦進犯哈密，已緊急派兵，<sup>96</sup>康熙也指示派兵增援，並要求盡速整備，以防準噶爾大舉入侵。康熙認爲大軍遠征雖然不易，但必可戰勝：

朕經歷軍務年久，且曾親統大兵出塞征討，凡行兵機務，靡不周知。今欲用兵，兵非不敷，但慮路遠，運餉殊難，誠能挽輸無誤令全軍得至策妄阿喇布坦之地，朕心始慰。此兵多系從前在昭莫多、烏闌布通，屢經對敵之兵，且人人懷報效之志，若策妄阿喇布坦來戰，不論何地制勝有餘。再若由噶斯路，進兵一萬，赴伊里河源，抵彼巢穴；由哈密吐魯番進兵一萬，由喀爾喀，進兵一萬，前至博克達，額倫哈必爾漢地方，如此三路進剿，料必成功。<sup>97</sup>

不過，1715年5月31日(康熙54年4月29日)，哈密地區回報策妄阿喇布坦已遁逃。日後即位爲雍正皇帝的雍親王認爲，過去實在應該擊敗噶爾丹時一併也消滅策妄阿喇布坦：「當日天兵誅殛噶爾丹時，即應將策妄阿喇布坦一同剿滅；因伊畏罪懾服，備極恭順，是以特賜生全；今乃漸漸狂悖，居心險詐背負聖恩，種種不恭，至於侵擾我哈密，干犯王章，於國法難以寬貸。自當用兵撲滅，以彰天討。」康熙也表示贊同「上深然之」。<sup>98</sup>最後，經過三年多的長期的準備，1718年12月7日(康熙57年10月16日)，康熙決定再次出擊，三路進兵。<sup>99</sup>1721年4月25日(康熙60年3月29日)，前方回報部隊陸續就位，必可獲勝：「據三路將軍報稱，各路之馬駝糧餉，俱甚充足。器械俱已齊備。官兵各思奮力進剿。值策妄阿喇布坦人心惶惑，恐懼震動之時，乘此進兵，可以直搗其巢穴，掃蕩無遺。」<sup>100</sup>

<sup>93</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四，頁2541。

<sup>94</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四，頁2548。

<sup>95</sup> 楊東梁，張浩，中國清代軍事史，頁27。

<sup>96</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六(臺北：華文書局，1964)，頁3504。

<sup>97</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六，頁3508。

<sup>98</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六，頁3509-3510。

<sup>99</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六，頁3751。

<sup>100</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六，頁3878。

只是，準噶爾部隊行蹤飄忽，清軍雖然屢屢戰勝但始終難以捕捉其主力，使康熙陷入為難，決定一面勸降、一面繼續增援。1722年3月1日（康熙61年1月14日），康熙分析戰局並下令：

策妄阿喇布坦之兵屢被我師擊敗死傷頗多，策零敦多卜等賊眾亦大半死亡，棄藏竄走，…若我滿洲兵至，則舍命交戰，勢有不敵，又思逃避他所，希圖存活，此等情形，了然可睹。…策妄阿喇布坦，亦稔知天朝兵威所加，勢必不能自存，但此時遽遣使向策妄阿喇布坦處招撫，彼不知我寬仁之意，反以為不能取彼，復生他心，亦未可定。爾等可議寫發，…善為曉諭，策妄阿喇布坦畏懼天討，…，誠心投順，永不敢侵犯邊隅，如此，可另行商酌。倘策妄阿喇布坦已死，或伊處內變生亂，除向天朝投奔外彼將焉往，則我兵進發，亦不可緩，即一面進兵，一面差使，亦無耽擱之處。…<sup>101</sup>

1722年12月20日（康熙61年11月13日）康熙駕崩，雍親王即位為雍正皇帝。相較於康熙年間，雍正皇帝登基後立刻開始出現大量批示，指先前康熙沒有嚴格查弊，已經使清朝國庫空虛。例如1723年1月19日（康熙61年12月13日，清朝的慣例是新皇登基後，在過年之前仍用舊年號）雍正指責戶部（財政部、經濟部）：「…近日道府州縣虧空錢糧者，正復不少。揆厥所由，或系上司勒索，或系自己侵漁，豈皆因公那用。皇考好生知天，不忍即正典刑，故伊等每恃寬容，毫無畏懼，恣意虧空，動輒盈千累萬。…遷延數載。但存追比虛名，究竟全無著落！…」<sup>102</sup>又如1723年2月5日（雍正元年1月1日）斥責各省巡撫：「…藩庫錢糧虧空，近來或多至數十萬，…分肥入己，徒供一身夤緣自奉之費，罔顧朝廷帑藏財用之虛。…負國營私。莫此為甚。」<sup>103</sup>再如1723年2月18日（雍正元年1月14日）對內閣大臣訓話：「…各省奏銷錢糧，除地方正項及軍需外，其餘奏銷項內，積弊甚大。…一有部費，即糜費錢糧百萬，亦准奏銷，或將無關緊要之處駁回，以存駁詰之名，掩飾耳目，咨覆到日，旋即議准，內外通同欺盜虛冒，此等情弊，…不得不加整理！」<sup>104</sup>

在這種情況下，1723年3月2日（雍正元年1月26日）策妄阿喇布坦派人來朝，雍正雖表示希望準噶爾好自為之、痛改前非，他也不會再追究，否則就繼續征討：「（策妄阿喇布坦）在我聖祖皇考時，雖有微勞，亦多罪戾，乃無故侵我哈密，發兵往招，殺害拉藏，毀壞佛教；惟天子統御萬邦，理宜興師問罪。我聖祖皇考至仁如天，但令陳兵邊境，俟其深悔前非，即加恩寬宥，並無意於殄滅爾國也。…今聖祖皇考升遐，朕繼承大寶，…若爾…即遣親信之人，誠懇陳辭，朕即寬宥，以寧爾土宇；若冥頑不靈，仍構兵端，…則兵由爾起，無與於朕也。」

<sup>101</sup> 馬齊等編，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六，頁3929-3931。

<sup>102</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頁30-31。

<sup>103</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頁42-43。

<sup>104</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頁57。

<sup>105</sup>但在還未有回覆的情況下，1723年3月8日（雍正元年2月2日），雍正已下令逐步撤兵：「策妄阿喇布坦，無故起釁，用兵八載，兵丁甚屬勞苦，從前雖將老弱者撤回，今又歷一二年矣。夫兵不務多，惟在精耳，須將實堪效力者，存留足用，裕其糧餉，方有裨益。現今爾等各處兵丁，不拘滿洲蒙古漢人，擇其精練者存留軍營；其年老殘廢者，於今年青草之時，令其各回本處。」<sup>106</sup>對此，策妄阿喇布坦不但沒有接受雍正的招降，反而一步策反清朝在青海的盟軍將領羅卜藏丹津。<sup>107</sup>1723年8月2日（雍正元年7月2日），前線回報了青海前線的狀況，雍正皇帝也只是在1723年8月12日（雍正元年7月12日）決定再派人招降：「...今羅卜藏丹津，無故稱兵，以王等不入伊黨，自相侵害。朕仰體皇考眷念顧實汗子孫之意，其罪未明，尚不忍即加征討。...若羅卜藏丹津，知罪悔過，朕當定其是非，和解爾眾，仍令爾兄弟照舊居住青海。」<sup>108</sup>清朝撤兵之舉的確反映了財力的不足，但其中儒家「王道」的字句正顯示，儒家文化有助於清朝順應這樣物質力量的趨勢，節制使用武力。

不過，1723年9月10日（雍正元年8月11日），前線又回報羅卜藏丹津不但不接受招降，還欲擴大戰事，<sup>109</sup>雍正獲報後，要求大臣商議。1723年9月23日（雍正元年8月27日）大臣建議出兵征討：「羅卜藏丹津久懷異志，糾眾盟誓，皇上念伊祖顧實汗恭謹效順，不即加罪，特遣侍郎常壽，諭以利害，前往和解。羅卜藏丹津並不聽常壽之言，...又冀望汗名號...殊屬背逆。...應調遣西寧之兵，俟羅卜藏丹津渡黃河時，於渡口邀截其後。至松潘兵丁，請令提督岳鐘琪帶領前往，就近應援，以張聲勢。其西路軍務。應行文年羹堯詳加定議辦理。從之。」<sup>110</sup>雍正也予以批准，1723年11月28日（雍正元年10月21日），負責戰事的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也回報，有鑑於羅卜藏丹津行蹤飄忽不定，他決定展開包圍，不日應可逼出羅卜藏丹津。<sup>111</sup>這樣的轉折顯示，儘管清朝此時財力不足，但若硬要出戰還是可以辦到，顯示儒家文化的確有產生作用，使清朝在先前的抉擇點上是決定撤兵而不是繼續交戰。

清朝決定用兵之後，策妄阿喇布坦突然又在1723年12月25日（雍正元年11月28日）遣使求和，雍正皇帝立刻予以接受：「爾台吉於聖祖皇考時有獲罪之處，亦有效力之處。爾台吉今悔過引罪，朕甚嘉之，所貢方物，朕酌量收納，俟爾回日，另降敕諭」<sup>112</sup>並持續鎖定羅卜藏丹津加以攻擊。1724年4月2日（雍正2年3月9日）前線傳來捷報，但羅卜藏丹津逃脫：「二月初八日遣奮威將軍岳鐘琪率大軍往剿青海逆賊羅卜藏丹津...擒獲羅卜藏丹津之母...及其妹夫...

<sup>105</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臺北：華文書局，1964），頁65。

<sup>106</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頁69。

<sup>107</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頁132。

<sup>108</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頁147。

<sup>109</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頁168-169。

<sup>110</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頁170。

<sup>111</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頁201-202。

<sup>112</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頁223-224。

等，並男女、牛羊無數。...」<sup>113</sup>只是，先前求和的策妄阿喇布坦很快又反悔，藏匿羅卜藏丹津，但雍正也只是好言相勸：「若台吉果欲輯寧爾國，尚其誠一乃心，與朕所遣大臣等，申定疆圉，諸事循理妥議，歸於和順，朕必施恩軫念，永加眷顧。...」<sup>114</sup>並於 1724 年 8 月 2 日（雍正 2 年 6 月 14 日）批准禮部題請撰擬之「平定青海碑文」，在其實沒有獲得決定性戰果的情況下，逕自宣告勝利：「以雍正元年十月師出塞，自冬涉春，屢破其眾。...羅卜藏丹津子身易服，竄匿荒山，殘喘待斃。...所以告凱捷也，宜刊諸氏石，揭於太學，用昭示於無極」，<sup>115</sup>青海戰事也就不了了之。

儘管如此，策妄阿拉布坦仍然領導準噶爾與清朝對抗，雙方仍時有衝突。1727 年末（雍正 5 年末）策妄阿拉布坦過世，其子噶爾丹策零繼位，雍正於 1728 年 1 月 23 日（雍正 5 年 12 月 13 日）下詔，表示希望噶爾丹策零能交出羅卜藏丹津，化解雙方衝突，他也會寬大開恩：「...據奏知爾父病故，不勝惋惜。爾父在時，將一切事務，未得裁處妥協。台吉知爾父負朕之恩為非。...羅卜藏丹津乃敢悖我皇考聖祖養育之恩；負朕之德侵犯內境，被守邊輕兵擊敗，遠行逃竄。爾父應即為擒獻，始見和好之誼，乃於本地隱匿窩留，是何意耶？...爾務須將羅卜藏丹津送來，朕念伊父扎什巴圖爾從前勞績，斷不將伊誅戮，仍施恩養...」<sup>116</sup>但噶爾丹策零卻繼續與清朝對峙，其中多次藉口獻囚越界入侵，清軍僅被動防守。<sup>117</sup>1732 年 1 月 27 日至 2 月 25 日間（雍正 10 年 1 月），噶爾丹策零大軍入侵喀爾喀蒙古但遭到清軍痛擊，準噶爾軍力付之一炬，<sup>118</sup>噶爾丹策零無力再度入侵，因此派人講和。

雍正認為這是準部釋出善意，故接受雙方談判。雙方也於 1735 年 6 月 18 日（雍正 13 年閏 4 月 28 日）達成協議，準噶爾不需交出羅卜藏丹津：

...爾父策妄阿喇布坦，無端侵我哈密...我皇考聖心仁愛，惟欲安撫眾生，故遣使往來數次，乃爾父推托遷延，始終無定，朕繼承大統，爾父又遣根頓來京，朕仰體皇考仁愛之心，仍欲和好，俾黃教振興，生靈安逸。...朕與爾台吉，應俱教訓子孫輩，令其永遠和好，於是遣使議和定界；詎意爾父並無和好之意，屢次托故遷延，且藏匿我朝之逃亡羅卜藏丹津，並未告知使臣，以致諸事未成，和議中止。...及爾又遣特磊前來，奏稱羅卜藏丹津，已解至中途，...爾從前既屢奏解送，即與解送無異...朕既軫念眾生，將爾從前過愆，悉已寬宥，無庸置議。...朕為天下主，惟思扶持黃教，利濟眾生，敦崇和睦，執中循禮，斷不強汝以難行

<sup>113</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頁 269。

<sup>114</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頁 272-273。

<sup>115</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頁 328-330。

<sup>116</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二（臺北：華文書局，1964），頁 1008-1009。

<sup>117</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二，頁 1340。

<sup>118</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三（臺北：華文書局，1964），頁 2039。

雍正皇帝在準噶爾其實沒有讓步的情況下結束戰事，仍是受制於財力。從1724年10月19日（雍正2年9月3日）的批示可知，爲了籌措龐大的戰費，雍正仍得開放捐官：「開例捐納，少助軍需，原屬一時權宜，非可行之久遠。皇考曾屢言捐納非美事，朕繼承大統，亦以軍需浩繁，戶部供支不繼，捐納事例，仍暫開收。」<sup>120</sup>同時，年連戰事也對前線地區造成很大的負擔，如1732年8月18日（雍正10年6月28日）代理陝西總督與甘肅巡撫的上奏與雍正的批示：「閏五月間，臨、鞏、平涼、西寧所屬州縣，暴雨冰雹，傷損田禾；西碾二縣，麥豆生蟲，已委員查勘，加意撫綏。…甘省預備軍需，而州縣中又有被災歉收之處，該督撫須多方賑恤，毋使貧民失所。致於西寧乃滿漢官兵駐札之所，口糧草料需用更多，尤宜詳審情形，悉心籌畫…。」<sup>121</sup>但從戰事的持續與清朝屢屢獲勝仍顯示，清朝儘管財力不足還是可以勉強出戰，在這種情況下雍正正在勸降與最後所批准和平協議中不時使用儒家「王道」的用語正能顯示，儒家文化的確有助於清朝順應物質力量侷限，節制武力使用而不挑戰擴張極限。

## 伍、結論

經過本文的研究，理論的普適性與中國的獨特性都獲得證實。普遍來說，中國就像其他霸權一樣，物質力量最終的作用是促使霸權採取「軟權力」模式，但不同朝代的霸權中國，因爲其各自的文化特殊性，而在這順應物質力量驅使的過程中呈現出差異。如同本文所呈現的，在儒家「王道」思想的作用下，清朝很快就展現出「軟權力」；元朝則還沒有展現出「軟權力」就消亡了，至於唐朝一方面有挑戰極限，另一方面則呈現出比清朝更寬大包容的「軟權力」。

這並不是另一種變相的「中國獨特」文化途徑主張。就像唐朝、元朝與清朝的不同所顯示的，中國本身的文化就不是從古到今齊一的，唐朝、元朝、清朝這三個霸權都各有其獨特性，獨特的不是中國而是各個有霸權地位的朝代。從此而言，西方的波斯、亞歷山大、羅馬等帝國，又何嘗不是各有其文化的獨特性，每一個都是獨特的霸權？如果要強調這樣的獨特性，每個霸權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都得個案地深入其文化脈絡中來瞭解，但理論的用意，本來也就是希望能用一個簡單扼要的架構，來同時解釋很多單獨來看都是特別的個案。易言之，個案的特殊性，其實就是理論中的變項，說明了同樣是強大的霸權因爲文化不同，有的採取了不符物質因素驅使的攻勢現實主義行動邏輯、有的採取了不符物質因素驅使的守勢現實主義行動邏輯、也有的採用了符合物質因素驅使的軟權力行動邏輯。當然，即使說是這樣的理論架構，其解釋仍有其限制，無法鉅細靡遺、萬無一失，更難以進行預測。但，這些困難是存在於解釋與預測的本身，而不是說中

<sup>119</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三，頁2129-2131。

<sup>120</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一，頁366。

<sup>121</sup> 鄂爾泰等編，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三，頁1796。

國就特別難以解釋與預測。源自西方的理論不只是不能充分解釋中國的案例，而是在解釋許多所謂西方自己的案例時，一樣碰到困難。這樣的困難正是尋求更佳、更有效理論的動力，盡可能一併解釋更多現有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不論那是東方還是西方的案例。總之，一般通用的理論是可以適用於中國的，適用於大趨勢、大方向、概略模式的解釋，理論在詳細解釋與預測這些功能上的侷限性，其實也正是普適主義的體現。

這樣的研究發現對當今中國崛起的時代主題，至少有兩個意義。其一，也許我們最應該擔心的，並不是中國的強大，而是中國不夠強大。畢竟，就是因為強大，霸權才可以有自我克制的空間；就是因為強大，霸權才可以不必與其他弱小政治單元斤斤計較。就像在美國國力最鼎盛之時，並沒有征服加拿大、墨西哥、中南美、與加勒比海的小國，也不吝於大筆無償的對外援助，或是單方面的對盟友開放市場。然而，今天的中國即使在崛起之中，仍遠遠未達三百年前清朝鼎盛的標準；何況，當今的科技允許遠距離的力量投射，在美國、俄國可以介入的情況下，中國要在東亞重現清朝時代那樣的強大程度，還有很長一段路。中國也許還要數十年的時間，才會強大到可以施展軟權力的程度。在這一段期間裡還不是霸權的中國，還是得汲汲營營於權力的擴張。

其二，就像霸權自我克制彰顯「軟權力」的行為模式所反映出來的文化，有其延續性；成為霸權之前汲汲營營於權力擴張的行模式所反映出來的文化，也有其延續性。儘管「軟權力」是霸權領導世界的重要工具，是霸權在邏輯上的最佳選擇，但霸權並不一定就會立即採取這樣的作法，也可能一再地嘗試擴張的極限，直到受挫才罷手。這就是另一種文化延續性的體現。亞歷山大東征在印度受挫，羅馬人向北的擴展慘敗於條頓森林，唐朝在中亞怛羅斯的挫敗，蒙古數度攻打越南、中東、日本鎩羽而歸，這些向極限挑戰的嘗試，都可說是他們成為霸權之前的文化遺緒。今天中國的崛起，也可能會是在這種遺緒之中。畢竟，當代中國的集體記憶，是過去的「百年屈辱」，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可能意味著討回失去的光榮，中國可能會在他其實能退讓的議題上表現得過度強硬。

那麼，箇中的關鍵究竟為何？答案就是作為理論中變數的文化了。從今而後，中國的文化特徵為何？是以另一種形式重拾傳統儒家「王道」思想的自信與寬大呢？還是仍走不出近一百多年來反傳統、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自卑與激進呢？這兩種文化的「天人交戰」，或可說明迄今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對外行為上不時呈現的不一致，而其最終的結果也將決定崛起中國的行為。

附錄一

序號	時間	交戰對象	類別與戰況概要	資料來源 歐陽修，宋祁， <b>新唐書</b> （北京：中華書局，1975）。
1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四月	東突厥突擊並州	1a。當時多方開戰，無暇處理。	本紀一，頁 10
2	武德四年（621年）四月	東突厥突擊並州	2b。多名重要將領被俘虜。	本紀一，頁 12
3	武德五年（622年）四月	東突厥突擊代州	2b。代州總管（相當於地方軍事總司令）李大恩戰死。	本紀一，頁 14
4	武德五年（622年）六月	東突厥突擊山東	1a。不及反應。	本紀一，頁 14
5	武德五年（622年）八月	吐谷渾突擊岷州	1a。益州道行臺（尚書省在地方層級的機構）左僕射（最高長官）竇軌敗之。	本紀一，頁 14
6	武德五年（622年）八月	東突厥突擊邊界	1a。六日後中央派太子及李世民率兵應戰	本紀一，頁 14
7	武德五年（622年）八月	吐谷渾突擊洮州	1a。不及反應	本紀一，頁 14-15
8	武德五年（622年）八月	東突厥進攻汾東（太原一帶）	1a。襄邑郡王兼並州總管李神符擊退突厥。	本紀一，頁 15
9	武德五年（622年）八月	東突厥進攻大震關（甘肅陝西邊界）	2b。大敗。	本紀一，頁 16
10	武德五年（622年）九月	東突厥進攻靈州（寧夏銀川一帶）	1a。靈州總管楊師道敗之於三觀山。	本紀一，頁 15
11	武德五年（622年）九月	東突厥分擊各地	1a。洪州總管宇文歆敗之於崇岡。定州總管雙士洛、驃騎將軍魏道仁敗之於恆山之陽。領軍將軍安興貴敗之於甘州。	本紀一，頁 15
12	武德六年（623年）六月	東突厥突擊朔州	1a。朔州總管高滿政敗之。之後中央派太子及李世民屯邊，準備進攻突厥	本紀一，頁 16
13	武德七年（623年）七月	東突厥突擊朔州	1a。朔州總管秦武通敗之。	本紀一，頁 17
14	武德七年（623年）八月	吐谷渾突擊鄯州	2b。驃騎將軍彭武傑陣亡	本紀一，頁 17
15	武德七年（623年）八月	東突厥突擊綏州	2a。綏州刺史劉大俱敗之。東突厥請和，雙方互派外交使節。	本紀一，頁 17
16	武德八年（624年）八月	進攻東突厥於太谷	4b 主動打 打死 戰敗。主動出擊東突厥。大敗。多名將領及軍政人員戰死或被俘。	本紀一，頁 18
17	武德八年（624年）八月	進攻東突厥於靈州	4a。勝利。東突厥請和。	本紀一，頁 18
18	武德九年（624年）三月	東突厥突擊涼州	1a。長樂郡王兼涼州都督李幼良敗之。八月突厥及吐谷渾分別請和。	本紀一，頁 19 六月玄武門之變
19	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年）一月	吐谷渾突擊岷州	1a。都督李道彥敗之。	本紀二，頁 28
20	唐太宗貞觀四年（628年）二月	進攻東突厥於陰 21 山	4a。太宗已答應和談，使者已達敵陣；但李靖單方面猛攻，大敗東突厥戰於陰山，屠敵、俘虜數十萬，並擒拿東突厥首領頡利可汗。三月，李靖獻俘。四月，太宗接受受溪北各國「天可汗」的稱號。東突厥至此消滅。	本紀二，頁 31
22	貞觀七年（633年）八月	洞僚（南方的少數民族）突襲邊界	1a。派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出兵迎戰。隔年一月戰勝。	本紀二，頁 34
23	貞觀八年（634年）六月	吐谷渾突襲涼州	2a。派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出兵防禦。並於十二月集結大軍，以李靖為總司令，出兵討伐吐谷渾。	本紀二，頁 35
24	貞觀九年（635年）一月	進攻黨項羌	3a。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先行掃蕩。	本紀二，頁 35
25	貞觀九年（635年）五月	進攻吐谷渾	4a。幾乎滅國。吐谷渾至此成為唐朝衛星國家。	本紀二，頁 36
26	貞觀十二年（638年）二月	僚人突襲巫州	1a。夔州都督齊善行敗之。	本紀二，頁 37
27	貞觀十二年（638年）八月	吐蕃突襲松州	2a。以吏部尚書侯君集為當彌道行軍大總管，率兵討伐。九月戰勝。	本紀二，頁 38
28	貞觀十二年（638年）十月	僚人突襲鈞州山	1a。桂州都督張寶德敗之。	本紀二，頁 38
29	貞觀十二年（638年）十一月	僚人突襲明州山	1a。交州都督李道彥敗之。	本紀二，頁 38
30	貞觀十二年（638年）十二月	僚人突襲壁州山	1a。右武侯將軍上官懷仁討之	本紀二，頁 38
31	貞觀十三年（639年）十二月	進攻高昌	4a。高昌王不來朝拜，唐太宗以侯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率大軍出擊，次年八月大破高昌。十二月侯君將高昌王獻俘。高昌滅國。	本紀二，頁 39
32	貞觀十四年（640年）三月	僚人突襲羅州、賈州	1a。廣州總管黨仁弘敗之。	本紀二，頁 39
33	貞觀十五年（641年）十一月	薛延陀突襲邊境	2a。以兵部尚書李世勣為朔州道行軍總管，率大軍討伐。十二月將薛延陀擊退。	本紀二，頁 41
34	貞觀十八年（644年）七月	進攻高麗	3a。高麗不接受唐朝調解，執意進攻新羅。唐朝遂派營州都督張儉率兵出擊。但遇到大水，攻勢暫停。	本紀二，頁 43
35	貞觀十八年（644年）八月	進攻焉耆	4a。焉耆和西突厥交好，不用遠方的唐朝。八月以安西都護郭孝恪為西州道行軍總管，以伐焉耆。九月，郭孝恪敗焉耆。之後焉耆臣服唐朝。	本紀二，頁 43
36	貞觀十八年（644年）十一月	進攻高麗	4a。以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李世勣、馬周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大軍討伐高麗。	本紀二，頁 43
37	貞觀十九年（645年）二月	進攻高麗	4a。唐太宗親自領兵與前線合流，初期戰況極為順利，之後雙方僵持，唐太宗因補給問題，於九月下令班師。	本紀二，頁 43
38	貞觀十九年（645年）十二月	薛延陀突襲夏州	1a。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敗之。	本紀二，頁 44

39	貞觀二十年（646年）一月	進攻薛延陀	4a。派大軍追剿薛延陀。七月，薛延陀滅亡。	本紀二，頁 45
40	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十二月	進攻龜茲	4a。唐太宗不滿之前龜茲與焉耆交好，派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昆丘道行軍大總管，率兵攻打龜茲。次年九月，滅龜茲，設安西督護府。	本紀二，頁 46
41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九月	僚人突擊眉州、邛州、雅州	1a。茂州都督張士貴討之。	本紀二，頁 47
42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十一月	進攻西突厥	4a。西突厥交好國家接連臣服於唐朝，因此西突厥開始反抗，唐朝派左翊衛郎將高侃伐突厥。次年六月雙方戰於金山，唐軍勝利。	本紀三，頁 52 *太宗在四月駕崩
43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十二月	僚人突襲琰州	1a。梓州都督謝萬歲戰死。	本紀三，頁 53
44	永徽二年（651年）七月	西突厥阿史那賀魯進攻庭州	1a。阿史那賀魯原是西突厥的將領，歸順唐朝。太宗死，阿史那賀魯旋即叛變，招募舊部攻打唐朝。唐朝派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弓月道行軍總管防守。	本紀三，頁 53
45	永徽二年（651年）八月	白水蠻（昆明、大理一帶）突襲邊界	1a。唐朝派領軍將軍趙孝祖為郎州道行軍總管以伐之。隔年四月時才取得勝利	本紀三，頁 53
46	永徽二年（651年）十一月	蠻人（南方的民族）突襲贛州、義州	1a。桂州都督劉伯英敗之。	本紀三，頁 53
47	永徽六年（655年）二月	進攻高麗	3a。新羅遭到高麗、百濟聯軍猛攻，向唐朝求救。唐朝派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協助新羅，開始長期對峙。	本紀三，頁 56
48	永徽六年（655年）五月	進攻西突厥	3a。以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為蔥山道行軍大總管，正式討伐阿史那賀魯，無功而返。	本紀三，頁 56
49	顯慶二年（657年）閏一月	進攻西突厥	4a。以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出兵征討。十二月，雙方決戰金牙山，俘虜阿史那賀魯，西突厥亡。設昆陵、蒙池都護府。	本紀三，頁 57
50	顯慶四年（659年）十一月	突厥殘黨思結闕俟斤都曼突襲邊界	2a。派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為安撫大使以伐之。次年一月俘虜思結闕俟斤都曼。	本紀三，頁 59
51	顯慶五年（660年）十一月	進攻百濟	4a。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神兵道行軍總管，新羅王金春秋為岬夷道行軍總管，率三將軍及新羅兵以伐百濟。十一月大破百濟，俘虜百濟王。設熊津都護府。	本紀三，頁 60
52	顯慶五年（660年）十二月	進攻契丹、西奚	4a。松護都護府使節窟哥亡，契丹與西奚兩國趁機叛離唐朝。唐朝派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為沙磧道行軍總管，以伐契丹。十二月大破兩國，俘虜契丹王；西奚求和。	本紀三，頁 61
53	龍朔二年（662年）二月	進攻高麗於蛇水	4b。龍朔元年（661年）四月前方及中央增補軍隊合流，以任雅相為涇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方為平壤道行軍總管，蕭嗣業為扶餘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程名振為鏐方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龐孝泰為沃沮道行軍總管，超級大軍進攻高麗。被高麗王淵蓋蘇文打爆。唐朝諸多大將死於此戰。	本紀三，頁 62
54	龍朔二年（662年）三月	進攻鐵勒（零散的小部落，就是回紇，之前薛延陀是鐵勒裡最能打的一支）	4a。龍朔元年（661年）十二月以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蕭嗣業為仙愕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為長岑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鐵勒。次年三月戰勝。	本紀三，頁 62
55	龍朔三年（663年）五月	蠻人突襲柳州	1a。冀州都督長史劉伯英以嶺南兵伐之。	本紀三，頁 63
56	龍朔三年（663年）六月	吐谷渾救援戰	3a。吐蕃攻吐谷渾，以涼州都督鄭仁泰為青海道行軍大總管以救之。	本紀三，頁 63
57	龍朔三年（663年）九月	進攻百濟於白江口	2a。百濟殘黨聯合日軍攻打唐朝在新羅的駐軍。右威衛將軍孫仁師敗之。	本紀三，頁 63
58	龍朔三年（663年）十二月	進攻弓月（突厥殘黨）	3a。以安西都護高賢為行軍總管伐弓月。	本紀三，頁 63
59	麟德二年（665年）閏三月	于闐（絲路南道最重要的軍政中心）救援戰	1a。疏勒、弓月、吐蕃突襲于闐，西州都督崔智辯、左武衛將軍曹繼叔救之。	本紀三，頁 64
60	乾封元年（666年）六月	唐軍參與高麗內戰	3a。高麗王淵蓋蘇文逝世，二、三皇子聯合反對皇長子。皇長子向唐朝求援，表示願意內附。唐朝允諾，並於十二月派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大軍協助。	本紀三，頁 65
61	乾封二年（667年）九月	洞獠攻陷瓊州	1a。	本紀三，頁 66
62	總章元年（668年）九月	進攻高麗於平壤城	4a。李勣俘虜高麗主將高藏，並於十二月獻虜。高麗至此成為唐朝屬地，設安東都護府。	本紀三，頁 67
63	總章二年（668年）七月	吐谷渾救援戰	3a。吐蕃攻擊吐谷渾。以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烏海道行軍大總管，以援吐谷渾。	本紀三，頁 67
64	咸亨元年（670年）四月	進攻吐蕃	4b。吐蕃想當西域霸主，出兵攻陷龜茲，且廢黜唐朝在安西四鎮敕封的官員。唐朝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以伐吐蕃。七月兩軍在大非川對戰，唐軍戰敗。	本紀三，頁 68
65	咸亨元年（670年）四月	高麗殘黨襲擊邊界	1a。高麗酋長鉗牟岑叛變，唐朝以左監門衛大將軍高侃為東州道行軍總管，右領軍衛大將軍李謹行為燕山道行軍總管伐之。	本紀三，頁 68
66	咸亨元年（670年）閏九月	進攻吐蕃	3a。以姜恪為涼州道行軍大總管出擊吐蕃，開始長期對峙。到了上元二年（675年）二月，吐蕃打不下去，請和。	本紀三，頁 69
67	咸亨三年（672年）一月	蠻人襲擊姚州	1a。以太子右衛副率梁積壽為姚州道行軍總管以伐之。	本紀三，頁 70
68	上元元年（674年）二月	進攻新羅	3a。新羅的對手被唐軍剷平後，新羅開始攻擊唐軍據點。唐朝以劉仁軌為雞林道行軍大總管應戰。上元二年（675年）二月，新羅王謝罪請和。唐軍將領認為當務之急是壓制吐蕃，因此接受。	本紀三，頁 71
69	儀鳳元年（676年）一月	僚人突襲納州邊界	1a。	本紀三，頁 72
70	儀鳳元年（676年）閏三月	吐蕃突襲鄯、廓、河、芳四州	1a。唐軍以左監門衛中郎將令狐智先行防禦，之後整軍，以周王顯為洮河道行軍元帥，領左衛大將軍劉審禮等十二總管，相王輪為涼州道行軍元帥，領契苾何力等軍，以伐吐蕃。	本紀三，頁 72

71	儀鳳二年（677年）五月	吐蕃偷襲扶州。	1a。唐朝緊急招募民間猛士組成臨時軍隊救援	本紀三，頁 73
72	儀鳳二年（677年）十二月	吐蕃聯合突厥殘黨突襲安西	1a。	本紀三，頁 73
73	儀鳳三年（679年）九月	進攻吐蕃於青海	4b。唐軍大敗。	本紀三，頁 74
74	調露元年（680年）十月	突厥殘黨突襲邊界	1a。以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伐之。	本紀三，頁 75
75	永隆元年（680年）三月	進攻突厥殘黨	3a。調露元年（680年）十一月以禮部尚書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伐突厥殘黨。次年三月討伐成功。	本紀三，頁 75
76	永隆元年（680年）七月	吐蕃入侵河源	1b。派洮河道行軍大總管李敬玄出擊，戰敗。	本紀三，頁 75
77	永隆元年（680年）七月	進攻吐蕃於河源	3a。以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為河源軍經略大使，對吐蕃展開反擊。	本紀三，頁 75
78	永隆元年（680年）七月	突厥殘黨入侵雲州	1a。雲州都督竇懷哲敗之。	本紀三，頁 75
79	開耀元年一月（680年10月）	突厥殘黨入侵原州、慶州	1a。以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出擊。次年七月掃蕩成功。	本紀三，頁 76
80	開耀元年五月（681年2月）	進攻吐蕃於良非川	4a。唐軍擊敗吐蕃。	本紀三，頁 76
81	永淳元年（682年）二月	後突厥汗國侵犯邊界	1a。當時因慶祝皇孫滿月，所以暫時按下。	本紀三，頁 77
82	永淳元年（682年）四月	後突厥汗國侵犯邊界	4a。以裴行儉為金牙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以伐後突厥汗國。敗之。	本紀三，頁 77
83	永淳元年（682年）六月	後突厥汗國侵犯邊界	2b。嵐州刺史王德茂戰死。	本紀三，頁 77
84	永淳元年（682年）九月	吐蕃突擊拓州	1a。派驍衛郎將李孝逸迎戰	本紀三，頁 77
85	弘道元年（683年）二月	後突厥汗國突襲定州	1a。定州刺史霍王元軌敗之。	本紀三，頁 78
86	弘道元年（683年）三月	後突厥汗國突襲單于都護府	2b。單于都護府司馬張行師戰死。	本紀三，頁 78
87	弘道元年（683年）四月	步落稽（山胡，南匈奴的一支）突襲綏州	1a。派右武衛將軍程務挺掃蕩，敗之。	本紀三，頁 78
88	弘道元年（683年）五月	後突厥汗國突襲蔚州	2b。蔚州刺史李思儉戰死。	本紀三，頁 78
89	弘道元年（683年）十一月	進攻掃蕩後突厥汗國	3a。以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以伐後突厥汗國。	本紀三，頁 78
90	武則天光宅元年（684年）七月	後突厥汗國突襲朔州	1a。遭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擊退。八月以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防備後突厥汗國。	本紀四，頁 83
91	垂拱元年（685年）二月	後突厥汗國入侵邊界	1a。以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行軍總管迎戰。四月時唐君戰敗於忻州十一月癸卯，韋待價為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擊後突厥汗國。	本紀四，頁 84
92	垂拱三年（687年）二月	後突厥汗國突襲昌平	1a。派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出擊掃蕩。	本紀四，頁 86
93	垂拱三年（687年）八月	交趾叛變	1a。交趾以李嗣仙為首的叛亂集團殺安南都護劉延祐，佔據交州，桂州司馬曹玄靜敗之。	本紀四，頁 86
94	垂拱三年（687年）八月	後突厥汗國突襲朔州	1a。燕然道行軍大總管黑齒常之敗之。	本紀四，頁 86
95	垂拱三年（687年）十月	進攻後突厥汗國	4b。右監門衛中郎將囊寶璧貪功率一萬三千精兵深入追擊，遭頓跌利施可汗阿史那骨咄祿痛擊，全軍殲滅，囊寶璧孤騎竄逃而出。	本紀四，頁 86 列傳第一百四十突厥上，頁 6044
96	永昌元年（688年）五月	進攻吐蕃於寅識迦河	4b。唐朝二十萬大軍幾乎全滅。西域控制權由吐蕃掌握。	本紀四，頁 88
97	長壽元年（692年）十月	進攻吐蕃	4a。武威道行軍總管王孝傑擊退吐蕃，收復安西四鎮。	本紀四，頁 93
98	延載元年（694年）一月	後突厥汗國攻擊靈州	1a。派右鷹揚衛大將軍李多祚反擊成功。	本紀四，頁 94
99	延載元年（694年）二月	進攻後突厥汗國	1a。以薛懷義為伐逆道行軍大總管，領軍出擊。	本紀四，頁 94
100	延載元年（694年）二月	進攻吐蕃於冷泉	3a。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與吐蕃戰於冷泉，敗之。	本紀四，頁 94
101	延載元年（694年）十月	僚人突襲嶺南	1a。以容州都督張玄遇為桂、永等州經略大使掃蕩。	本紀四，頁 95
102	萬歲通天元年（696年）三月	進攻吐蕃於洮州	2b。吐蕃入侵臨洮，唐軍以王孝傑為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擊之，戰敗於素羅汗山。	本紀四，頁 96
103	萬歲通天元年（696年）五月	契丹叛變，攻陷營州	2b。契丹首領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唐朝急派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玄遇、左威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擊之。	本紀四，頁 96
104	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八月	進攻契丹於黃驛	4b。唐軍於黃驛遭埋伏的契丹軍猛攻，全軍覆沒。	本紀四，頁 96
105	萬歲通天元年（696年）九月	吐蕃突襲涼州	2b。涼州都督許欽明戰死。	本紀四，頁 96
106	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十月	契丹進攻冀州	1b。冀州刺史陸寶積戰死。	本紀四，頁 97
107	神功元年（697年）一月	後突厥汗國突襲勝州	1a。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敗之。	本紀四，頁 97
108	神功元年（697年）三月	進攻契丹於東碭石谷	4b。唐軍與契丹戰於東碭石谷，唐軍總帥清邊道總管王孝傑陣亡。	本紀四，頁 97
109	神功元年（697年）四月	進攻契丹	4b。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武懿宗為神兵道行軍大總管，及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以擊契丹。	本紀四，頁 97
110	神功元年（697年）五月	進攻契丹	4b。派婁師德為清邊道行軍副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為清邊中道前軍總管，以擊契丹。	本紀四，頁 97
111	聖歷元年（698年）八月	唐軍與後突厥汗國邊境遭遇戰。	4a。唐軍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降於突厥。	本紀四，頁 98
112	聖歷元年（698年）八月	進攻後突厥汗國	3a。以春官尚書武三思檢校內史，狄仁傑兼納言。司屬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沙吒忠義為天兵西道前軍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為天兵東道總管，左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道西後軍總管，大軍出擊後突厥汗國。	本紀四，頁 98

113	聖歷元年（698年）八月	後突厥汗國突襲蔚州、定州	2b。定州刺史孫彥高戰死。	本紀四，頁 99
114	聖歷元年（698年）九月	後突厥汗國突襲趙州	2b。趙州長史唐波若降於突厥，趙州刺史高睿陣亡。	本紀四，頁 99
115	聖歷元年（698年）九月	後突厥汗國突襲相州	1a。緊急派遣沙吒忠義為河北道前軍總管，將軍陽基副之，李多祚為後軍總管，大將軍富福信為奇兵總管，赴相州防禦。之後並加派皇太子為河北道行軍元帥、狄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副元帥、檢校納言前往協防。	本紀四，頁 99
116	久視元年（700年）閏七月	吐蕃突襲涼州	2a。隴右諸軍州大使唐休璟敗之。	本紀四，頁 101
117	久視元年（700年）八月	進攻吐蕃	3a。派魏元忠為隴右諸軍州大總管，以擊吐蕃。	本紀四，頁 101
118	久視元年（700年）十二月	後突厥汗國突襲隴右	1a。	本紀四，頁 101
119	長安二年（702年）一月	後突厥汗國突襲鹽州	1a。	本紀四，頁 102
120	長安二年（702年）三月	後突厥汗國突襲 121 並州	1a。雍州長史薛季昶持節山東防禦大使抵抗。	本紀四，頁 102-103
122	長安二年（702年）七月	後突厥汗國突襲代州	1a。	本紀四，頁 103
123	長安二年（702年）九月	後突厥汗國突襲忻州	1a。雍州長史薛季昶持節山東防禦大使抵抗。	本紀四，頁 103
124	長安二年（702年）九月	進攻吐蕃	3a。吐蕃請和。	本紀四，頁 103
125	長安二年（702年）十月	吐蕃偷襲悉州	1a。茂州都督陳大慈敗之。	本紀四，頁 103
126	唐中宗神龍二年（706年）十二月	後突厥汗國突襲靈州	2b。派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抵禦，戰敗。	本紀四，頁 109
127	唐睿宗景龍元年（707年）六月	吐蕃及姚州蠻襲擊邊境	1a。姚雋道討擊使唐九徵敗之。	本紀四，頁 109-110
128	景龍二年（708年）十一月	西突厥殘黨襲擊邊境	2b。安西都護牛師獎戰死。	本紀四，頁 110
129	唐玄宗開元二年（714年）二月	後突厥汗國突襲北庭	1a。都護郭虔瓘敗之。	本紀四，頁 123
130	開元四年（716年）二月	吐蕃突襲松州	2a。廓州刺史蓋思貴、松州都督孫仁獻敗之。	本紀四，頁 125
131	開元五年（717年）七月	進攻吐蕃	4a。三月時吐蕃請和，唐朝拒絕。七月派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出擊吐蕃，敗之。	本紀四，頁 126
132	開元六年（718年）二月	進攻後突厥汗國	4a。正月時候突厥汗國請和，唐朝拒絕。二月派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王陵伐突厥。	本紀四，頁 126
133	開元十五年（727年）一月	進攻吐蕃	4a。唐軍吐蕃戰於青海，敗之。	本紀四，頁 132
134	開元十五年（727年）九月	吐蕃突襲瓜州	2b。	本紀四，頁 133
135	開元十五年（727年）閏九月	吐蕃突襲安西	1a。派副大都護趙頤貞迎擊，敗之。	本紀四，頁 133
136	開元十五年（727年）閏九月	回紇突襲甘州	2b。回紇襲甘州，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君奭陣亡。	本紀四，頁 133
137	開元十六年（728年）一月	進攻吐蕃	4a。唐軍敗吐蕃戰於曲子城。	本紀四，頁 133
138	開元十六年（728年）七月	吐蕃突襲瓜州	2a。瓜州刺史張守珪敗之。	本紀四，頁 133
139	開元十六年（728年）七月	進攻吐蕃	4a。隴右節度使張志亮、河西節度使蕭嵩，大破吐蕃於大莫門城。	本紀四，頁 133
140	開元十七年（728年）三月	進攻吐蕃	3a。張守珪及吐蕃戰於大同，敗之。	本紀四，頁 134
141	開元二十年（731年）三月	進攻西奚、契丹	4a。信安郡王禕及奚、契丹戰於薊州，敗之。	本紀四，頁 136
142	開元二十年（731年）九月	渤海靺鞨突襲登州	2b。登州刺史韋俊陣亡，左領軍衛將軍蓋福慎持續抵抗。	本紀四，頁 136
143	開元二十二年（733年）六月	進攻契丹	4a。唐軍大勝，殺契丹王。	本紀四，頁 138
144	開元二十三年（734年）十月	突騎施（西突厥殘黨）突襲邊界	1a。	本紀四，頁 138
145	開元二十四年（735年）一月	唐軍、突騎施突邊界遭遇戰	1a。北庭都護蓋嘉運及突騎施戰，敗之。	本紀四，頁 139
146	開元二十五年（736年）三月	進攻契丹	4a。唐軍及契丹戰於捺祿山，敗之。	本紀四，頁 139
147	開元二十五年（736年）三月	進攻吐蕃	4a。河西節度副大使崔希逸及吐蕃戰於青海，敗之。	本紀四，頁 139
148	開元二十六年（737年）三月	吐蕃突襲河西	2a。河西節度副大使崔希逸敗之。	本紀四，頁 140
149	開元二十七年（738年）八月	進攻突騎施	4a。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敗突騎施於賀邏嶺，執其可汗吐火仙。	本紀四，頁 141
150	開元二十七年（738年）八月	吐蕃突襲河西	2a。隴右節度使蕭靈敗之。	本紀四，頁 141
151	開元二十八年（739年）五月	吐蕃偷襲安戎城	2a。唐軍擊退吐蕃。	本紀四，頁 141
152	天寶元年（742年）十二月	進攻吐蕃	4a。唐軍於青海重挫吐蕃。	本紀四，頁 143
153	天寶元年（742年）十二月	進攻西奚	4a。朔方軍節度使王忠嗣敗西奚於紫乾河後，繼續前進討伐突厥。	本紀四，頁 143
154	天寶四年（746年）一月	進攻後突厥汗國	4a。唐軍敗突厥於薩河內山。	本紀四，頁 144
155	天寶四年（746年）九月	進攻吐蕃	4b。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及吐蕃戰於石堡城。副將褚誦陣亡。	本紀四，頁 145
156	天寶六年（748年）十二月	進攻小勃律國（喀什米爾西北部）	3a。安西副都護高仙芝敗之。	本紀四，頁 146
157	天寶八年（750年）六月。	進攻吐蕃	4a。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及吐蕃戰於石堡城，敗之。	本紀四，頁 146
158	天寶九年（751年）十二月	雲南蠻進攻雲南郡	2b。都督張虔陀戰死。	本紀四，頁 147
159	天寶十年（752年）四月	進攻南蠻於西洱河	2b。劍南節度使鮮於仲通與雲南蠻戰於西洱河，大敗績，大將王天運陣亡，雲南都護府淪陷。	本紀四，頁 148
160	天寶十年（752年）七月	進攻大食於怛羅斯	4b。唐軍大敗。	本紀四，頁 148

161	天寶十一年（753年）二月	突厥殘黨入侵邊界	1a。	本紀四，頁148
162	天寶十一年（753年）六月	進攻吐蕃	3a。御史大夫兼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敗吐蕃於雲南，克故洪城。	本紀四，頁149
163	天寶十三（754年）年六月	進攻南蠻	4b。劍南節度留後李宓陣亡。	本紀四，頁150
164	天寶十四年（755年）三月	進攻契丹	3a。安祿山及契丹戰於潢水，敗之。	本紀四，頁150 *同年十一月，安史之亂起，唐朝國勢開始衰退。

## 附錄二

序號	時間	交戰對象	類別與戰況概要	附註宋廉，元史（台北：鼎文書局，1975）。
1	至元十年（1280年）一月	助耽羅（朝鮮小國）驅逐亂黨	3a。打完之後要耽羅直接當高麗屬國。	元史（一），本紀八，頁147
2	至元十一年（1281年）十二月	進攻日本	3b。召回征日軍隊。	元史（一），本紀八，頁161
3	至元十八年（1281年）四月	進攻合刺章（雲南邊界的原住民）	3a。	元史（一），本紀十一，頁231
4	至元十八年（1281年）七月	進攻占城	3a。占城國上貢象犀	元史（一），本紀十一，頁232
5	至元十八年（1281年）八月	進攻日本	3b。召回征日軍隊	元史（一），本紀十一，頁232-233
6	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	進攻烏蒙（雲南邊界，以前是大理國的領地）	4a。烏蒙叛變；元軍攻入後，首謀者公開斬首，剝成肉醬。其餘關聯者全判死刑	元史（一），本紀十二，頁240-241
7	至元二十年（1283年）五月	進攻占城	4a。占城叛變，元軍大軍出擊。占城國王逃竄。	元史（一），本紀十二，頁255
8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一月	進攻緬甸	4a。烏蒙、金齒等十二邊國尊元朝為王，但緬甸不准。元朝要緬甸王說明，緬甸王不應。	元史（一），本紀十三，頁263-264
9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八月	雲南邊境土老蠻叛變	1a。	元史（一），本紀十三，頁268
10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十二月	進攻安南	4a。安南已答應上貢，但元軍無故入侵安南，殺其守軍。安南興道王率兵死守雙方血戰。安南軍敗退	元史（一），本紀十三，頁271
11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一月	進攻安南	4a。元軍與安南軍交戰於富良江，安南軍大敗。	本紀十三，頁273
12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五月	進攻安南	4b。安南軍趁雨季疫期偷襲元軍。元軍主帥唆都戰死。元軍派使者談和。	元史（一），本紀十三，頁277
13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九月	進攻烏蒙	3a。烏蒙又反。	元史（一），本紀十三，頁279
14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十一月	進攻交趾	4a。前鋒所向皆捷。增加部隊。	元史（一），本紀十四，頁301-302
15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十二月	進攻交趾	4a。大破交趾城。	元史（一），本紀十四，頁303
16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一月	掃蕩交趾殘黨	4a。	元史（一），本紀十五，頁307
17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三月	交趾殘黨反擊	1a。元軍在內傍關被迫更改行軍路線。	元史（一），本紀十五，頁310
18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五月	進攻黎蠻（海南島）	1a。	元史（一），本紀十六，頁347
19	至元三十年（1293年）三月	進攻爪哇	4b。	元史（七），列傳第九十七，頁4664-4667
20	至元三十年（1293年）八月	進攻黎蠻（海南島）	4a。屯田黎蠻。	元史（一），本紀十七，頁374
21	元成宗大德六年（1301年）二月	進攻八百媳婦國（泰國北方，清邁一帶）	4b。士兵死於瘟疫無算，下詔收兵。	元史（一），本紀二十，頁440
22	元成宗大德十年（1305年）四月	諸蠻聯合雲南反叛軍官入侵邊界	2a。元軍出擊，斬首諸反叛要角。	元史（一），本紀二十一，頁469
23	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六月	西番（外族通稱）突襲邊界	1a。派甘肅軍隊前往驅趕。	元史（一），本紀二十六，頁584
24	元英宗延祐七年（1320年）九月* 仁宗五月以駕崩，由英宗即位，尚未改元	土番（就是吐蕃）入侵	1a。派軍隊前往驅趕。	元史（一），本紀二十七，頁606
25	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四月	黎蠻襲擊寧遠	1a。	元史（一），本紀二十七，頁611
26	元文宗天歷二年（1329年）四月	獠人突襲古縣	1a。	元史（二），本紀三十三，頁734
27	元文宗至順二年（1331年）九月	黎蠻突襲邊界	2a。	元史（二），本紀三十五，頁790
28	元順帝二十三年（1361年）八月	日本海盜襲擊蓬州	2a。守將劉暹重挫，至此海線安寧	元史（二），本紀四十六，頁964

## 附錄三

序號	時間	交戰對象	類別與戰況概要	資料來源
1	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	進攻緬甸	3a。永曆帝逃至緬甸，清軍進攻，緬甸避戰，獻永曆帝。	康實錄（一），頁115

2	康熙十四年（1675年）四月	蒙古襲擊甘肅	1a。邊外蒙古趁吳三桂起兵時進犯，清朝守軍迎戰，副將戰死。但中央認為西北重點在察哈爾，所以只要求加強防禦。	康實錄（二），頁738
3	康熙十四年（1675年）四月	進攻察哈爾蒙古	3a。察哈爾蒙古趁吳三桂起兵時反叛清朝但被打敗。至此廢除蒙人治蒙，改由滿人治蒙。	康實錄（二），頁739-740
4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	蒙古突襲邊界	1a。守軍抵禦回報後，中央派理藩院、兵部的官員前往處理。	康實錄（二），頁1299
5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八月	羅利（鄂羅斯人）騷擾黑龍江邊界	1a。派烏刺蒙古兵百人驅趕。	康實錄（三），頁1385
6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四月	進攻羅利	3a。烏刺蒙古攔阻，中央派兵前往驅趕。	康實錄（三），頁1448
7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	進攻羅利	1a。羅利騷擾邊界，神出鬼沒，怕驅趕無用，遣理藩院派人與軍隊同行前往招降。	康實錄（三），頁1488-1490
8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一月	進攻羅利	3a。清軍殺十餘羅利。羅利派人求和，接受招安。	康實錄（三），頁1507
9	康熙二十四年（1684年）五月	進攻羅利於雅克薩	3a。清軍出擊鄂羅斯。鄂羅斯人撤離雅克薩。	康實錄（三），頁1618-1619
10	康熙二十五年（1685年）二月	鄂羅斯人偷渡回雅克薩	3a。清朝在地守軍前往驅離	康實錄（三），頁1666
11	康熙二十六年（1686年）一月	鄂羅斯人重造雅克薩城工事	3a。雙方對峙	康實錄（三），頁1731
12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	進攻準部於烏爾會河	3a。準噶爾征服周邊部落，越打越南方，康熙派人征討。雙方先鋒在烏爾會河不期而遇。準噶爾先鋒厄魯特蒙古兵放鳥槍威嚇，清軍不敢前進，厄魯特蒙古部隊遂先行撤兵，保留實力。	康實錄（三），頁1793-1795
13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八月	進攻準部於烏闌布通	4a。清軍大敗準部，準備追擊剿滅，卻中敵軍求和緩兵之計，導致敵軍將領從容逃脫。之後準部假意上貢，儲備實力。	康實錄（四），頁1993-1994
14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五月	進攻準部	4a。康熙親征，準部總帥噶爾丹敗逃。康熙下令追擊打到死。	康實錄（四），頁2331-2332
15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九月	準部殘黨突襲回師清軍	2a。清部隊殿軍面對二千餘厄魯特蒙古敢死隊差點因恐懼散佈而潰散；但穩住陣腳後，靠優勢兵力殲滅敵軍。	康實錄（四），頁2379
16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九月	打箭爐原住民報復清軍欺壓	2a。中央派兵征剿。	康實錄（五），頁2705
17	康熙五十四年（1700年）四月	準部突襲哈密	1a。肅州總兵快馬率兵搭救；準部新首領策妄阿喇布坦因兵少而撤退。	康實錄（六），頁3504-3506
18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閏八月	進攻準部於齊諾郭爾	3a。清軍偵察部隊與準部交戰，雙方交戰，各有勝負。	康實錄（六），頁3743
19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一月	進攻準部	4a。清軍以撫遠大將軍允禩率大軍入藏，雖然殲滅許多準部部隊，但始終無法直接打擊策妄阿喇布坦。至雍正朝雙方議和	康實錄（六），頁3820
20	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	準部羅卜藏丹津入侵青海	1a。遭清軍抵禦後撤退。羅卜藏丹津見準部崩潰，趁機進軍青海。	雍實錄（一），頁141
21	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	攻擊羅卜藏丹津	4a。撫遠大將軍川陝總督年羹堯大破羅卜藏丹津，俘虜無算，羅卜藏丹津竄逃。	雍實錄（一），頁269
22	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	準部聯合西藏各方角頭，殺害西藏首長康濟鼐	4a。西藏方面聯合駐地清軍自行掃蕩。反抗勢力四方逃竄。西藏方面請求中央派兵協助進剿準部。中央準備兩路進軍。	雍實錄（二），頁925
23	雍正八年（1727年）十二月	準部偷襲清軍西路前線軍營	2a。雙方血戰七天，準部兵馬撤退。	雍實錄（三），頁1527
24	雍正九年（1728年）三月	準部偷襲吐魯番	3a。清軍前往救援。清軍尚未抵達，準部兵馬已離開。	雍實錄（三），頁1565-1570
25	雍正九年（1728年）六月	攻擊準部於和通腦兒	4b。清軍全軍覆沒	雍實錄（三），頁1621-1622
26	雍正九年（1728年）八月	準部追擊清軍	2a。清軍防守成功。	雍實錄（三），頁1677
27	雍正十年（1729年）二月	準部襲擊哈密	1a。	雍實錄（三），頁1727
28	雍正十年（1730年）六月	苦嚮蠻襲擊雲南	1a。	雍實錄（三），頁1794
29	雍正十年（1730年）八月	準部襲擊西爾哈招	1a。	雍實錄（三），頁1817-1818
30	乾隆元年（1736年）一月	苗人聯合新疆勢力騷擾邊界	2a。大舉掃蕩。	乾實錄（一），頁356
31	乾隆八年（1743年）七月	安南盜賊騷擾邊界	0。清朝派人前往威嚇，盜賊就嚇跑了。	乾實錄（四），頁2883-2884
32	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二月	雲南邊界外夷鬧事	0。外夷彼此爭執鬥毆，闖進雲南。清朝派人出面調停。	乾實錄（七），頁4986-4987
33	乾隆二十年（1755年）5月	進攻準部	4a。大破準部軍隊。	平定準噶爾方略(二)，頁1182-1185。
34	乾隆二十年（1755年）8月	準部叛軍攻陷伊犁	2b。清軍將領自盡。	平定準噶爾方略(二)，頁1251, 1254, 1306-1307。
35	乾隆二十年（1755年）9月	準部叛軍劫奪清軍物資	1a。	平定準噶爾方略(二)，頁1264
36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	進攻準部叛軍	4a。叛軍首領逃脫。	平定準噶爾方略(二)，頁1372, 1384, 1390
37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閏九月	進攻回部軍隊	3a。	平定準噶爾方略(二)，頁1565-1566
38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六月	進攻回部於庫車城	4a。清軍攻擊回部軍隊。	平定準噶爾方略(三)，頁1997-1998
39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一月	營救兆惠	4a。清軍總帥兆惠孤軍追擊回軍，遭到包圍，清軍拚死解圍。	平定準噶爾方略(三)，頁2156
40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閏六月	進攻回部	4a。回族領袖逃脫。	平定準噶爾方略(三)，頁2300-2303
41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八月	俄羅斯越界屯墾並騷擾住民	3a。派兵驅除，並拆除屯墾區建物	乾實錄（十四），頁10025
42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三月	朝鮮人民越界屯墾並騷擾住民	3a。派兵驅除，要求朝鮮國王自行處理	乾實錄（十四），頁10202

43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六月	愛屋罕（阿富汗）騷擾邊界	0。派回部人士前往協調。	乾實錄（十四），頁 10262
44	乾隆三十年（1765年）五月	哈薩克入侵布魯特蒙古	0。哈薩克與布魯特蒙古發生衝突，發兵二千人入侵。乾隆賞賜雙方，並派人前往調停。	乾實錄（十五），頁 10525-10526
45	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二月	莽匪（緬甸）入侵雲南	2a。派兵征剿。途中撤換主將。	乾實錄（十五），頁 10691
46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十二月	進攻緬甸	4b。戰敗後撤換主將，繼續深入作戰。	乾實錄（十五），頁 11029-11031, 11035-11037
47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一月	進攻緬甸	4b。主將陣亡，清軍撤退。	乾實錄（十六），頁 11381
48	乾隆三十三年（1769年）七月	進攻緬甸	4a。雙方血戰，最後談和。	乾實錄（十六），頁 11531-11532, 11532-11533
49	乾隆三十四年（1770年）八月	進攻哈薩克	3a。清朝犯人逃獄至哈薩克，邊官小題大作，派軍隊進入哈薩克要人。乾隆大怒：「帶兵往拿哈薩克逃犯…，所辦甚謬…如其不獲。反為哈薩克所笑。」	乾實錄（十七），頁 12007
50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七月	緬甸掃擾邊界並進攻暹羅； 暹羅遭緬甸進攻，請求清軍支援	0。緬甸騷擾，滇省自行派人協商即可。至於出兵暹羅，緬甸早已臣服清朝，故斷無派兵之理。	乾實錄（二一），頁 15224
51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八月	哈薩克騷擾邊界	0。伊犁將軍自行派人協商即可。	乾實錄（二二），頁 16035
52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七月	廓爾喀入侵西藏	1a。因天候雙方僵持，最後廓爾喀求和。	乾實錄（二七），頁 19348-19349。
53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月	進攻安南	4a。雙方僵持，最後安南求和。	乾實錄（二七），頁 19495。
54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七月	廓爾喀入侵西藏	4a。雙方僵持。	乾實錄（二八），頁 20582
55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九月	進攻廓爾喀	3a。雙方主力部隊未接觸	乾實錄（二八），頁 20623
56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一月	進攻廓爾喀	4a。雙方最後談和。	乾實錄（二八），頁 20670

105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楊仕樂			計畫編號：105-2410-H-343-001-			
計畫名稱：普適主義或文化特殊？中國對外行為探源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訖頁數、證號...等)		
國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1	篇	「儒家文化與霸權抉擇：清初的案例研究1676-1735」，政治學報 (TSSCI)，已通過外審。	
		研討會論文	4		楊仕樂，2017/10/14，「儒家文化與霸權抉擇：清初的案例研究1676-1735」，中國政治學會 2017 年會暨「危機中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對思想脈動、政權輪替、區域整合、公共治理及族群政治的影響」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Yang, Shih-Yueh, 2017/04/02, "Universality or Cultural Specificit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Use of Force in Tang, Yuan, and Qing Dynasties," Fifth Glob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楊仕樂，2016/10/14，「普適主義或文化特殊：唐、元、清三朝的比較研究」，「中國再起：跨時、跨域、互動的觀點」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楊仕樂，2015/11/20，「清朝對外關係：中國是獨特的嗎？」，「中國再起：一個歷史與國關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1		章	2015年「中國再起」研討會，會議論文專書，編輯中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國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參與計畫的研究助理在論文寫作、研究方法、資料收集等方面獲得訓練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1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持續參與「歷史與國關」研究群組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計發表4篇研討會論文，並有專書論文1篇編輯中，TSSCI期刊論文1篇已通過外審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為限）

本研究將更多的中國歷史素材納入國際關係的研究中，填補西方為中心國際關係研究的缺口，使國際關係與歷史學界進行跨學科整合與參照，且有助於應對中國的崛起。經本研究驗證，文化特殊的論點確實成立，中國崛起為霸權後會怎麼行事，其實取決於屆時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文化並非總是一陳不變，這正是在未來影響、改變中國，促使他變得和善可信任的契機。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 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外交部，國防部，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 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